

文 學 叢 刊

雀 鼠 集

魯 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雀鼠集

魯彥

目錄

惠澤公公	一
亞猛	二七
車中	五一
橋上	六九
槍	九九
鼠牙	一一一

惠澤公公

「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我又不是三兩歲小孩！」
英華躺在籐椅上，抽着煙，皺着眉說。

「你忘記了你是怎樣長大的！你像他那樣年紀，不也是整天愛吃零碎的東西！並沒有看見你生什麼病！爲什麼你現在要禁止他呢？難道他不是我的孫子嗎？我不想他好嗎？」惠澤公公說着，從這裏到那裏的踱着。

「我並沒有說你不愛他，說你不把他當自己的孫子看待！我是說你太愛他啦！祇是買這樣那樣的東西給他吃！小孩子懂得什麼！祇貪零碎的東西吃，吃慣了就不

愛吃飯，就會生病的！」

「你那裏懂得！那一個小孩子不愛吃零碎的東西！他們一天到晚跳着跑着，常常玩得沒有心吃飯，不拿別的東西給他們吃，纔會餓出病來呢！」

「你不看見他常常生蛔虫嗎？還不是零碎的東西吃得太多啦！」

「你怎麼曉得就是零碎東西吃出來的？就是吃出來的，也不要緊。生了蛔虫，吃一顆寶塔糖就好啦，又不必吃藥，總比餓出病來好些吧？」

「糖呢？牙齒已經蛀壞好幾顆啦，不看見嗎？糖也能飽肚嗎？」

「那一個孩子的牙齒不生蛀蟲？誰不愛吃糖？你忘記你自己小的時候了嗎？進進出出祇是要我買糖給你吃？有了一顆要兩顆，有了兩顆要三顆，總是越多越好，最好當飯吃！有什麼辦法不買糖給你？不答應你，就號淘大哭起來，怎麼也哄不好！」

「好啦！好啦！老人家總是說不清楚，不跟你說啦！這樣大的年紀啦，少管一點閒事吧！孩子，我會管的！」英華說着，換了一支煙，又對惠澤公公搖着手，要他停止說話。

但是惠澤公公仍然來去的走着，不息的說：

「你會管的！你會管的！老是罵得他哭！打得他哭！爲了一點點小事情！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誰又這樣罵你打你？我連指頭也不肯碰你一碰的……我祇有這一個孫子，我不管，誰管？……我自己的孫子，管不着嗎？……」

「老是說不清楚！」英華說着，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往門外走了。「誰又說你管不着來……我是說你好清閒不清閒，有福不會享……」

走出門外，英華一直向辦公廳走了去。他心裏很苦悶。兩個月前，他把家眷從鄉裏接到省城來的目的，第一是覺得自己父親老了，想與他在外面一道住着，享一點天倫之樂，讓他快活地度過老年；第二是阿毛大了，放在身邊好多多教訓他，好讓他進學校讀書。卻想不到出來兩個月，惠澤公公祇是愛管閒事。這一個兒子呢，自己又管不着，惠澤公公樣樣要做主意。他想使兒子身體好，惠澤公公卻在不斷的暗中損壞他的健康。他想使兒子學好，惠澤公公卻祇是放任他，連做父親的也不准教訓他。

剛纔祇大聲罵了阿毛幾句，惠澤公公便把他叫到房裏，囉嗦了半天。同他講理，又講不清楚。要他少管閒事，又不肯。他已經多少次數了，勸惠澤公公多睡，多到門外看看熱鬧散散心。他希望惠澤公公要無憂無慮的把閒事丟開，家裏的事自己會料理的，不必他操心勞神，年紀這樣大了，應該享一點後福，但惠澤公公卻有福不願享。

「唉！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暗暗嘆息着，自言自語的說。

惠澤公公看着他一直出去了，像得了勝利似的心裏覺得有一點舒暢；但同時卻又有點苦悶，彷彿他要說的話還沒完，現在沒有人聽了。

「總是說我多管閒事！好像阿毛不是我的孫子一樣！」他仍喃喃的說着，獨自在房子裏踱來踱去。

「阿毛還祇七歲，還不滿六歲，就要把阿毛當大人看待啦！這樣那樣的爲難他！說我多管閒事，多管閒事！我祇有一個孫子，怎麼能夠丟開不管！就是你我不能不管！你上了三十歲啦！還是糊裏糊塗的過日子，今天這裏打牌，明天那裏吃酒，賺得百

把元錢一月，做什麼好……叫我享福！享什麼福……」

惠澤公公這樣想着，覺得有點氣悶起來，但同時又感覺到了悲哀似的東西，襲到了他的心裏。他覺得兒子像在厭煩他，祇想把他推開去，所以老是叫他吃現成飯，不要管閒事，還說他總是講不清楚。

「你老啦！你蠢啦！你糊塗啦！你早點死吧！」他好像聽見英華在暗地裏這樣的對他說。

然而惠澤公公雖然知道自己上了七十歲了，老了，可不相信自己變得蠢，變得糊塗了。他對家裏的一切的事仍看得清清楚楚。他覺得自己的意見都是對的，話也有道理。糊塗的是英華，不是他。阿毛從小跟着他，四歲那年，有了妹妹，阿毛就跟着他睡覺，夜裏起來一二次給他小便，全沒糊塗過。他出門，阿毛跟着他出去；他回來，阿毛跟着他回來。他吃飯，阿毛坐在他旁邊。小孩子比大人難對付，如果他真的糊塗了，阿毛就不會喜歡他。然而阿毛現在到了父親這裏還是祇喜歡他，連對母親都沒有對

祖父親近。

「我沒有糊塗！你自己糊塗！說出來的話全不講理！」他喃喃的說着。

然而英華卻要把他推開了。一切不問他，自己做主意，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對他說，他就說他說不清楚，多管閒事！「好啦好啦！您老人家別管啦！吃一點現成飯吧！」好像他是一個全不中用的，祇會吃飯的廢物似的！

阿毛明天就要上學了。他早就叮囑媳婦給阿毛做一件好一點的府綢長衫。材料扯來了，英華一看見就說不必這樣好，自己去扯了幾尺自由布來，叫做一套短的。他和媳婦都以爲頭一天上學，阿毛不可不穿的闊氣一點，尤其是英華自己是一個體面的人，在省政府裏辦公的，什麼地方省不來，他卻要在這裏省了。他並沒有要阿毛天天穿這一件衣服，他原是給他細穿的。

「小孩子穿慣了好衣服，大了穿什麼！」這是英華的理由。

「你忘記了你小的時候啦，你是沒有好衣服不肯出門的！」惠澤公公回答他

說。「有一次……」

他想說許多事實給英華聽，但是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說：

「又來啦！又來啦！總是說不清楚！」

英華自己的衣服倒是可以穿得省一點的，但是他卻不肯省。今天西服，明天綢長褂。

「做兩套竹布長衫換換吧。」

「你那裏曉得我們做人的難處！」

英華又把他推開了。

有一天……

惠澤公公想起來，簡直想不完，倘若沒有阿毛，他真的會吃不下飯，睡不熟覺。虧阿毛乖，立刻進到他的房裏來，撲在他的身上。

「公公明天送我進學堂！」

「好寶寶」惠澤公公緊緊地抱着阿毛，感覺到了無窮的快樂。

「心滿意足啦！」他喃喃的說。

二

第二天，惠澤公公起得很早，給阿毛換了衣服，洗了臉，吃了早飯，英華還沒起來，便帶着他到學校去了。

學校裏的孩子們全在叫着跳着玩，惠澤公公看過去彷彿一羣小嘍囉，心裏非常的喜歡。阿毛到了學校也如魚得水似的快樂。祇是看見有些孩子穿得闊氣的，惠澤公公心裏未免有點不痛快。他總覺得阿毛那一套自由布衣服太難看了。

「這上面可不要去站呢，好寶寶……那裏也不要爬上去！跌下來沒有命的！」他叮囑着阿毛，一次又一次。

他怕那浪橋，鐵槓，鞦韆。他回來以後時刻記掛着阿毛。

「學堂裏真野蠻，竟想出這樣危險的東西給孩子玩，斷了脚，破了頭，怎樣辦啊！私塾好得多啦！私塾……」

「私塾！私塾！」英華立刻截斷了他的話。「現在什麼時候啦！還想私塾！」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從前考秀才考進士，祇曉得讀四書五經，現在什麼唱歌遊戲還不夠，竟想出那些危險的花樣來啦！你反對私塾，你不怕危險嗎？」

「那有什麼危險！跌幾交就會玩啦！像從前私塾裏整天到晚坐着不動，一個一個都是駝背，癆病鬼！現在學堂裏出身的那一個不身強力壯！」

「哼！身強力壯！性命先送掉啦！讀書人祇要書讀得好，學問高深就夠啦，又不會去砍柴種田，練成了銅筋鐵骨也沒用的！銅筋鐵骨……」

「你那裏曉得！又是和你說不清楚！」

「好啦，好啦！你讓阿毛跌幾交，出了錢，是要叫他去跌幾交的！兒子這麼不要緊，還祇有這一個！祇有這一個呢！你答應，我不答應！他是我的孫子！我寧可把他帶到

鄉裏去進私塾！私塾好得多啦！……你忘記了你是私塾裏讀過書的！沒有看見你駝背，也沒有生癆病！……阿毛是我的孫子。你不要緊，我要緊！我們四代單丁，你三十多啦，還祇這一個男孩！……」惠澤公公越說越氣了。

「公公的話一點不錯！我也不贊成他的話！阿毛到底還祇七歲！英華的妻子插入說。

「你懂得什麼！你是一個女人！」

「蠢傢伙！還要多說嗎？」她捻了一下英華的腿子，咬着牙齒，做出厭恨的樣子。
英華笑了一笑，不再說話了。他點起一支煙來，閉上了眼睛。

「到底是親生的兒子！這麼大年紀啦，不如一個女人的見識！」惠澤公公喃喃的說着，心裏得到了一點安慰。「你現在到底沒話可說啦！……」

他一個人咕囉了許久，看見英華睡熟了，纔走到自己的房間去。

「真沒辦法！真沒辦法！」英華聽見他已經走了出去，便睜開了假寐的眼睛。

「自己蠢哩！」她埋怨似的說，「這樣老啦，還同他爭執什麼？順從他一點，像對小孩子一般的戴戴高帽子，不就行了嗎？他到底是爲的你的兒子！」

「爲的我的兒子！照他的主意，阿毛簡直不必教訓，不必讀書，祇是拿吃的東西塞進他的肚子裏去，塞死了就是他對阿毛的愛，祇是害阿毛的！我不能由他怎麼辦就怎麼辦！」英華說着又覺得苦惱起來。

「他到底是你自己的父親！這樣老啦，做兒子的應該順從他，不能執拗下去的！他還有幾年活着呢？」

這話使英華又想到了母親。母親在時，祇有母親最愛他，一切順從着他，他常常覺得父親沒有母親那樣的愛他。自己也不知不覺的，對父親沒有對母親那樣的親熱。但是自從母親死後，他開始覺得父親的態度和脾氣雖然和母親的不同，父親卻是和母親一樣的愛他的。而自己感到母親在時，沒有好好的順從過母親，給一些快慰給她，起了很大的遺憾，便開始想在父親在時彌補這種缺陷，對父親盡一點兒子

的孝心。他知道自己的脾氣最和父親的相似，兩個人住在一起，爭執起來最不容易下場，母親在時不願意搬出來就是爲的這個。但現在他終於下了決心，不再和父親執拗，接他住在一起了。父親以前也不願意出來，這次似乎被他的孝心所感動，也就依了他的話。他到底也感到了自己已經到了風燭的餘年，急切地需要享受一下天倫之樂的。

「到底老啦！」英華也常常這樣的自己勸慰着自己，要自己退讓，當他又和父親爭執的時候。

但是爲了阿毛，他現在漸漸覺得不能退讓下去了。阿毛比不來他自己。他自己委屈，受苦，都可以。阿毛卻不能隨便犧牲。阿毛是無辜的。他這時正像一塊潔白的玉，潔白的紙，彫琢得不好，裁剪得不好，將來就會成爲廢物的。英華對於自己已經完全絕了望了，他現在祇希望阿毛的成就。他想把自己的缺陷在阿毛身上除掉。然而父親總是暗暗地阻礙着他，使他不能直接的嚴厲的教訓他。他稍微認真一點，父親就

立刻出來把阿毛帶去，或者把他叫去囉嚇了許久。他怪他不該打罵阿毛，說孩子禁不起這種責罰。但是他自己卻時常拿老虎鬼怪恐嚇他。

「老虎來啦，好寶寶！不要哭！再哭下去，老虎要來啦！啊唷！啊唷！蓬蓬蓬！」惠澤公敲着板壁說，「聽見嗎？老虎來敲門啦！」

「把他膽子嚇小啦！將來沒有一點勇氣！」英華反對他說。

「這又不痛不癢！有什麼要緊！難道讓你打罵好！讓他哭上半年好……！」

於是惠澤公的話又說着說着，止不住了。每次總要拿英華小時來比。

「你忘記了嗎？你小的時候……！」

「好啦！好啦！跟你說不清楚！」

「我一點不糊塗！糊塗的是你你……！」

惠澤公仍然續繼地說了下去，英華走了，他還是一個人說着。

自從阿毛進了學校以後，惠澤公公幾乎沒有一天不親自送他去，親自接他回來。有時他到了學校，就在那裏望着走着，或者坐在什麼地方打了一個瞌睡，等阿毛散學一同回家。他自己承認已經老了，但是一天來回四次一共八里路，毫不覺得遠。英華兩夫妻幾次勸他不要親自去，可以讓家裏的工人去，他怎樣也不答應。家裏還有一個三歲的孫女，他卻祇是捨不得阿毛。

「真是勞碌命，有福不會享！」英華這樣的說他。

「走走快活得多啦！」他回答說。

其實他的確很辛苦。英華好幾次看見他用拳敲着背和腿，有的晚上聽見他在夢中哼着。

「讓阿毛自己睡一牀吧，你也可以舒服一點！」英華提議說。

「一點點大的孩子，怎樣一個人睡！夜裏會搗開被窩受涼，會滾下牀來！他並沒有擠着我！」

「可是你也多少擠着他吧？就在你的牀邊開一張舖不是一樣嗎？」

惠澤公公心裏不願意，他是和阿毛睡慣了的，但一聽見他多少擠着阿毛，卻覺得也有道理，就答應下來了。

然而他還是捨不得，好幾天早上，英華的妻子發現阿毛睡在他的牀上。

「公公抱我過來的！」阿毛告訴母親說。

「他會搗被窩我不放心！」

晚飯纔吃完，他便帶着阿毛去睡了。

「書還沒有讀熟，讓他遲一點，您老人家先去睡吧。」

「什麼要緊！一點點大的孩子一半遊戲一半讀書就得啦！緊他做什麼！」

英華不答應，一定要他讀熟了再去睡，惠澤公公便坐在旁邊等着。他打着瞌睡，

還是要和阿毛一道上牀。

每天早上，天沒有亮，惠澤公公醒來了。他坐在牀上，等到天亮。阿毛的母親來催阿毛起來，他總是搖着手，叫她出去。

「孩子太辛苦啦！睡覺也沒睡得夠！學堂裏體操、跳舞，好不勞碌，還要讀書寫字費精神。怎麼不讓他多睡一會呢！」他埋怨英華說。

「那裏會辛苦！睡十個鐘頭儘夠啦！」

「夠了會自己醒來的，用不着叫他。」

有一天，阿毛在學校裏和人家打彈子輸了錢回來，向公公討銅板，給英華知道了。他把他的彈子和銅板全收了起來。「這樣一點大就學賭啦！還了得！」他氣憤地打了他一個耳光。

惠澤公公立刻把阿毛牽到了自己的房裏，自己卻走了出來。

「幾個銅板有什麼要緊！你自己十元二十元要輸啦！我沒有罵你，你倒打起阿

「毛來，虧你有臉！危險的東西你說可以玩，還說什麼可以使筋骨強壯！這不礙事的遊戲，倒不准他玩啦！虧你這麼大啦，不會做父親，動不動就要打兒子，你捨得我捨不得……」

「惠澤公公說着，連眼睛也氣得紅了。」

「遊戲可以，賭錢不可以！」

「幾個銅板輸贏，有什麼不可以？去了你一根毫毛嗎？你這樣要緊！一點大的孩子，動不動就吃耳光痛在他身上，不就痛着你自己嗎？他不是你親生的兒子嗎？」

「賭慣了會賭大的，怎麼教訓他不得？」

「也看他怎麼賭法！和什麼人賭錢！你們這班上流人還要賭錢啦！今天這裏一桌，明天那裏一桌！他又沒有和娘姨的兒子賭，又沒有和茶房的兒子賭，都是同學，一樣小，作一點輸贏玩玩罷啦……祇許官兵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哼，虧你這麼大啦，你忘記你小的時候了嗎……？」

「就是小的時候賭慣了錢，到後來祇想賭啦！」

「我害了你嗎……你現在幾歲啦？兩歲嗎？三歲？你不懂事，哼！真是笑話！要不是看你這麼大啦，我今天也得打你一個耳光！你怎麼這樣糊塗！幾個銅板那哪要緊，十元二十元倒不要緊，還說我從小害了你！百把元錢一個月，要是我，早就積下許多錢來啦！祇有你吃過用過……」

「你那裏懂得我的意思！你又扯開去啦！」

「你意思是說我糊塗啦，老啦，我懂得……你說不出道理，就拿這些話來譏笑我……好啦！我不管你們也做得！我本來老啦！糊塗啦！阿毛是你生的，你去管就是！看你把他磨難到什麼樣子……」

惠澤公公氣着走進了自己的房裏。他躺在牀上，一天沒有出來，飯也不想吃了。他想到這樣，想到那樣。他恨那個學堂。他覺得現在許多沒道理的事全是學堂弄出來。從前尊孔尊皇帝，讀四書五經，講忠臣孝子，現在都給學堂推翻了。

「過時啦，過時啦！」他喃喃的說，「活着和死了一樣，連自己親生的兒子都看

不起啦……做人真沒趣味，兒子養大啦，便把老子一脚踢開！說什麼你不懂，跟你說不清楚！吃一點現成飯不好嗎？倒轉來做他的兒子！老子聽兒子的話……這還是好的，再過一代，說不定連飯也沒有吃啦……」

他想着不覺心酸起來。他記起了從前年青時候，正像現在英華這樣年紀，怎樣的勞苦，怎樣的費心血，爲了英華。指望他大了，享點後福，那曉得現在這樣的不把他在眼裏。他怨恨着不早一點閉上眼睛。

四

天氣漸漸冷了下來，惠澤公公漸漸起得遲了。深秋一到，他便像到了隆冬似的怕冷。他現在終於不能再天天送阿毛進學校了。一聽到風聲，他便起了畏怯，常常坐到牀上被窩裏去。

「到底老啦！」他自言自語的說。

他的心祇繫在阿毛一個人身上。他時刻想念着他。阿毛沒有在他身邊，他好像自己懸掛在半空中一樣，他時時從牀上走了下來，想到阿毛的學校裏去，但又屢次從門口走了回來。他時刻望着鐘，數着時刻。

「十一點啦，好去接啦！早一點去，一放學就接回來，不要讓他在那裏等得心焦！」

「天氣冷啦，給他在學堂裏包一餐中飯吧！」英華提議說。

「那再好沒有啦！免得他跑來跑去！外面風大，到底年紀小！這辦法最好！這辦法最好！給他包一頓中飯吧！這纔像是一個父親！想出來了好法子！」

但是這辦法一實行，他愈加覺得寂寞苦惱了。阿毛清早出門，總到吃晚飯纔回來。下了課，放了學，他要在那裏玩了許久，常常一身的泥灰，有時跌破了膝蓋，頭皮。

「呀！阿呀！怎麼弄得這樣的！快點搽一點藥膏……」他說着連忙給阿毛搽藥包紮起來。「明天快活一天，不要到學堂去啦！先生問你，說是公公叫你這樣的……好寶寶，你在翻鐵槓嗎？那根木頭上去過沒有？這個要不得！好孩子，要斯文的玩。那

都是紅毛綠眼睛想出來害人的東西，不要聽人家的話。爸爸的話也不對，不要聽他的……都是他不是他不是！」他說着又埋怨英華起來了。

「你看看他跌得什麼樣子吧！多麼嫩的皮膚，多麼軟的骨頭！經得起這樣的幾交！……」

「不要緊，馬上會好的！」

「不要緊，又是不要緊！破了皮還不要緊……阿毛明天不要上學堂啦……」

但是阿毛卻喜歡到學校裏去。他第二天清早偏拿着書包去了。他喜歡學校裏的運動器具。浪橋，鐵槓，鞦韆，都要玩。跌了一次又去玩了，跌了一次又去玩了。惠澤公公怎樣的叮囑他，他不聽話。

惠澤公公漸漸覺察到這個，禁不住心酸起來。阿毛從前最聽他的話，最離不開他，卻不料現在對他漸漸疏遠，漸漸冷淡了。從前的阿毛是他的，現在彷彿不是他的了。從前的阿毛彷彿是他的心，現在那顆心像已跳出了他的胸腔，他覺得自己的懷

裏空了的一樣。

「做人好比做夢！都是空的！」他說。

他感覺到無聊，感覺到日子太長，便開始在自己的房子裏唸起經來。他不想再管家裏的事了，他要開始照着英華的話，吃現成飯。

「隨你們怎樣吧！我已經是風燭殘年啦，不會活得長久的……一閉上眼，便什麼也沒有啦……」

他開始覺得自己身體衰弱，精力虛乏起來。

天氣愈加冷下去，他坐在牀上的時候愈加多了。一點寒氣的侵入，在他彷彿是利劍刺着骨髓一樣的難受。這裏也痛，那裏也酸。夜裏在夢中輾轉着，哼着。

「沒有病，沒有病！」他回答着英華夫妻說。

然而他到底病了。他的整副的骨肉的組織彷彿在分離着，分離着，預備要總崩潰的樣子。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衰弱了。他漸漸瘦削起來。

「您老人家病啦！請醫生來看一看吧。」

「好好的，有什麼病！不要多化錢！」

英華開始着急了。他知道父親的確病了。他天天在觀察他的顏色和精神，祇看見他一天不如一天起來。他知道這病沒有希望，但還是請了醫生來。他想到父親過去對他的好處，想到他自己對他的執拗，起了很深的懊悔。他現在開始順從父親起來，決計不再執拗了。但是惠澤公公已經改變了以前的態度，他現在不大問到家裏的事了。

「好的，好的。」英華特地去問他對於什麼事情的意見，他總是這樣的回答。

英華想填補過去的缺陷，惠澤公公卻不再給他機會了。對於阿毛，惠澤公公仍時時想念着，詢問着。但他也再不和英華爭執了。他祇想知道關於阿毛的一切。應該怎樣，他不再出主意，也不反對英華的意見了。

「你不會錯的。」他祇這麼一句話，不再像以前似的說個不休。

子說：

祇有一天，他看見阿毛穿了一條短短的絨褲，讓雙膝露在外面，便對英華的妻

「阿毛的膝蓋會受冷，最好再給他加上一條長一點的夾褲呢。」

在平時，英華又會說出許多道理來，但這次立刻順從了惠澤公公的話。他給阿毛穿上了夾褲，又帶他到惠澤公公的牀前，給他看。

惠澤公公點了一點頭。

五

冬天的一個晚間，雪落得很大。大地上潔白而且靜寂。

惠澤公公忽然在牀上搖起手來，英華知道是在叫他，立刻走了過去。

「我看見你的祖父來啦……我今晚要走了。」他低聲的說。

英華的心像被刀刺着一樣，伏在牀沿哭了起來。他知道父親真的要走了。從他

的顏色，聲音裏，都可以看出來。他的面色是枯黃中帶着一點蒼白，發着滯呆的光。他的頰面上的肉和眼睛全陷下了，祇有前額和頰骨高突着，眼睛上已經罩上了一層薄薄的皮。他的聲音和緩而且艱澀。

「不要哭……我享過福啦……」

「您老人家有什麼話叮囑嗎？爹爹！」

惠澤公公停了一會，像想了一想，說：

「把我葬在……你祖父墳邊……和你母親一起……」他說着閉了一會眼，皮，像非常疲乏的樣子。隨後搖着手，叫阿毛靠近着他，把手放在他的頭上，說「好寶，過了年就大了一歲啦……聽爹娘的話……」

他重又疲乏地閉上了眼睛，喘着氣。

過了一會，在子孫的呼號的圍繞中，他安靜地走了。



亞 猛

我第一次看見亞猛，是在春天裏。那時牠出世纔兩三個月，比我們家裏的那匹老貓大不了好多。但是牠已經知道對着生人啣啣的叫，而且兇狠地圍繞着我的腳邊，想襲擊過來的模樣。

「天生的忠實哩，」我微笑地對着牠的主人說。我不但不怕，我是一向就喜歡這一類動物的。

牠有一身發光的黑色的外套，點綴着星似的白色的斑點，彷彿深秋時節的夜間的天空。這樣美麗的顏色，外國種的狗是少有的。牠的兩隻耳朵挺直的豎着，可以看出牠是一匹感覺異樣地靈敏的獵狗，和垂着耳朵的哈吧狗大不相同。牠的主人說牠的父親是狼種，是可信的，那種痕跡還多少留在牠的發着兇狠而深沉的光芒

的眼裏。

牠的生活舒適並且有規律，雖然是在中國人的家庭，因着牠的主人的鍾愛，仍帶着多分的西洋習慣。牠不愛吃米飯，每天只吃牛肉、奶油麵包或雞蛋餅乾。夜裏，牠睡在主人的床下，白天時常跟着走。每天早晨和晚間，牠和牠的主人出去散步。每星期日，是牠洗澡的日子。

牠的主人是一個年青的頗有姿色的姑娘。她家裏有許多人，但她獨自負擔了養育亞猛的全部責任，一概自己動手。她不願意離開亞猛，亞猛也不願意離開她。但她是一個學生，每天須到學校裏去，不能在家裏陪牠，也不能帶牠去。因此每天當她動身前，她須想了許多方法把牠哄開身邊，然後急忙走出門外，隨手把門關上。但亞猛是很聰明的，牠曉得乘機走出門外，一直到學校裏去找她。牠常常在她不知不覺中，已經進了課堂，躺在她的椅子下。倘若牠和牠的主人隔離得久了，一看見她，牠便喜歡得發狂似的往她的身上撲去，熱誠地咬住了她的手或腳，隨後又伸着舌頭親

愛地舐着她的衣服。

「什麼時候生了孩子，一定要給我一個呢，密斯郭。」我和同去的一個朋友魏君都對亞猛的主人這樣說。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極大的願望，最好就把亞猛帶了走，但因知道牠是密斯郭所心愛的，這願望就不得不壓制了下去。

然而這個願望也還隨時洩露了出來。當密斯郭帶着亞猛到我家裏來的時候，我曾經好幾次的用最好的食物想把牠引誘住；有一次甚至還把牠關在一間秘密的小屋裏。但密斯郭立刻着急了，牠在她彷彿就是她的生命一樣，到處尋找着，紅着臉，像要哭了出來。我只得立刻退讓了，覺得這玩笑來得太嚴重。

同樣的事情也常常發現在魏君那裏。他曾經好幾次買了大塊的牛肉，把牠騙到他的朋友家裏關了起來。有一次竟有一夜沒有放牠回去。這事情急得密斯郭對他提出了嚴厲的警告，還去通知了附近的公安局。倘若再過一天，魏君仍不放牠回去，她就擬就的廣告發出去了。

但是密斯郭也並非絕對的不退讓，我很快的看了出來，她喜歡她的朋友歐陽君，他們時常一道出去玩，帶着亞猛。有時也把亞猛交給他獨自帶去，過了兩三天再帶回來。亞猛漸漸成了他們心愛的共有物。

因着亞猛的關係，密斯郭和歐陽君似乎多了一種娛樂，多了接近的機會，增加了他們的感情，漸漸親暱起來，不久以後，宣佈了他們的羅曼司，正式訂婚了。

他們都非常年青，最不容易壓制他們的熱烈的情感，暑期一到，他們便舉行婚禮，而且準備往北方的一個海島去度蜜月旅行。

這時亞猛已經比我第一次看見的時候，大了二三倍，雖說還是一匹小狗，可是已經有了大狗的模樣。我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希望的完成。

但是有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了一封信，給了我意外的消息。那是密斯郭動身之前寫的。她和我告別，給我致意，末了寫着這樣的一句話：

「倘若你喜歡亞猛，就請你代我好好的保護牠吧。」

我驚喜地跳了起來，立刻往她的家裏去。雖然密斯郭說「代我好好的保護」實際上，她是把亞猛送給我了，我想。倘若她回來後仍舊要牠，我覺得也有提出抗拒的正當權利。而且一兩個月之後，亞猛也已習慣了在我家裏的生活，未見得再會跟她一道了。

「從此亞猛是我的了，」我一路走，一路欣喜地想着。

「真的給了我嗎？」我同時却又起了懷疑，怕她和我開玩笑。有什麼理由，她肯把亞猛退讓給我呢？她不是愛亞猛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樣嗎？而且歐陽君也和她一樣的愛亞猛的，爲什麼不帶了去呢？

這樣一想，我把我的欣悅壓住了。我怕這被愚弄的一幕展開在密斯郭的一家之前，受大家當面的笑諷，便裝出正經的送行的顏色。

「今天清早走了！」她的妹妹一看見我，就這樣的告訴我。

「這樣早嗎？我是來送行的呢。」我說。其實我早已知道他們這時在行進中的

火車裏了。

她的母親出來接應了。我便坐下，點起一枝香煙。

「有別的伴嗎？」

「那裏還要別人做伴！」

「帶了許多東西吧？」

「只帶兩隻箱子。荒唐極了，說是只要有銀行的支票，空手也行哩。」

我沉默了，不曉得應該怎樣說，纔會提到亞猛。在平時，亞猛就在廳堂裏，今天却不見影踪，我相信他們一定帶了去了。然而從她母親的語言中，又好像除了兩隻箱子便沒有別的。

「帶着亞猛去，怕不很方便吧？」我過了一回，終於不得不首先提了出來。

「可不是！」她聳一聳肩，說：「昨天兩個人商量了半天，又說帶去，又說不帶去，昨晚終於決定把牠留下了……說是還在你的信裏提到了一句吧？」

「是的，她說要我保護哩。」

「好荒唐！多麼麻煩！」她像是很過意不去的樣子。

「不要緊，」我微笑着說。「但是亞猛在那裏呢？」

「她已經預備好，把牠拴在小屋裏了。」

我立刻站了起來，叫密斯郭的妹妹帶了我去。

牠憂鬱地蹲在小屋的柴堆裏，看見我們去了，懼怯地望着，想躲避的樣子。牠顯然知道牠將改變牠的生活，所以不像平日那樣一看見我們就搖着尾巴跳了起來。

我牽着繩子，牠不肯走。待牠的小主人拿出牛肉來，牠纔高興地向她跳了過去。

於是我便請她一道帶着亞猛走。

「你姊姊怎麼不帶亞猛去呢？」我在路上這樣的問她。

「我不知道。——但是她說，回來的時候，還要亞猛的。」

「真的嗎？」我說，「不給她了。」

我決計不再把亞猛還給密斯郭，牠從此是屬於我的。

我順路買了一大塊牛肉，一路丟給牠吃。牠立刻對我親熱了，朝着我跳着撲着。還沒有到家，在街上散步着的我的十四歲姪兒文兆就欣喜地迎了過來。

「把牠關在家裏，叔叔！不要放牠回去！」他愛狗，所以這樣說，但他還不知道現在亞猛已經是我的。

「好吧，今天晚上就讓牠睡在你的床下。」

「小郭，可以嗎，把亞猛送給我們？」

「現在給你們養一個月，等姊姊回來了再說。」

「真的嗎？」

「她姊姊走了，把亞猛送給了我哩。」我插入說。

「送給了人家，還有還嗎？不還的！」

「好吧，不必着急，亞猛生了小孩，送一個給她也可以的。」

文兆點點頭，把亞猛牽着走了。

到了家裏，我的四歲的孩子玲哥也非常喜歡，他幾次想去抱牠，但也怕牠，不敢走近去。母親和妻都說亞猛的確生得好看，可是聽說要睡在床下，她們都不願意。

「是外國狗呀，」我說。

「外國狗也是狗！」母親固執的說。他不許亞猛睡在文兆的床下，因為她和文兆是睡在一間房子裏的。

「那末，就讓牠睡在我的床下吧，」我說。

但是妻立刻抗議了。她身體不好，夜裏要睡得安靜，而且玲哥會吃嚇的，倘若亞猛半夜裏叫了起來。

「試試看吧，有人和牠作伴，我相信牠不會鬧的。」

妻退讓了，但也只答應試一試。

吃過晚飯，我照着亞猛的習慣，帶牠出去散步，讓牠在外面解決了大小便，隨後

就叫牠睡在床下。牠很安靜，並不像妻所想的。於是不久以後，我們也就熄了燈睡了。然而妻開始訴苦了，她聞到了一種難受的氣味，說那是從亞猛身上發出來的。她有胃病，聞着這氣味，就要作嘔。我只得起來把兩個窗子全開了。讓空氣極大的流通。

「統統開了，不怕下半夜受涼嗎？」我纔走近床邊，正想躺下，妻又說了。

「那末把門打開，少開一點窗子吧，那裏有什麼氣味，每星期都洗澡的……」我有點不快活起來，喃喃的說着，重又離開了床。

亞猛在床下不安起來了，在我第二次熄了燈以後，牠在來往的巡走着，不時發出顫動的威嚇的鼻音，彷彿牠遠遠地看見了什麼，聽見了什麼。

「我早就說過了，」妻勝利似的說。

「牠是在給我們看門。你不願意，還是把門關上，把窗子多開一點吧，而且把燈亮了，讓牠守夜的感覺和緩些。」我說着又起了床。

但是妻不能同意我開燈，她說太亮了，睡不熟。我於是找出一張紙頭套在燈罩上，使燈光不致於直射到床上。

然而過了一會，妻又訴苦了。門開了又關，以後牠的感覺愈加靈敏了。

「多麼難受的氣味！」她氣忿地用手拍着床。

亞猛突然地叫了，牠似乎感覺到了一種意外的襲擊。

於是玲哥被他吵醒，哭了。

「還不趕快把牠關出去嗎？什麼了不起，一隻外國狗！」妻真的發了氣。

「好吧，好吧，」我煩惱地說，「就把牠關在門外！」我說着又起了床。

但是現在更糟了，亞猛不息的叫了起來，用腳推着門，只想進到我們的房裏來了。牠顯然是過不慣寂寞的生活的。

「把牠關到大門外去吧！」母親在隔壁叫着。

「那不能，」我說，「牠從來沒有關在門外過。」

「你不能，你就到外面的房子裏去陪着牠睡！」妻對我下了驅逐的命令。

「外面去睡就外面去睡！」我不能再忍耐，立刻到外面的房子裏支起一張行軍床，就讓亞猛睡在底下。

亞猛平靜了。雖然有時聽到外面的聲音也叫了起來，但只要喊牠幾聲，或者輕輕敲着床邊，牠就懂得了我的意思，靜靜的走過來，親切地舐着我的手。

這時妻走過來了，她推着我，說：

「你自己身體也要緊，牠常常這樣叫着，你又怎樣睡熟去呢？」

她的意思我懂得。然而我不能不暫時陪一下亞猛。因為牠纔離開舊主人，這裏的一切都於牠異常生疏，我多少該給牠一點安慰的。

第三天，我從街上買來了一隻大木箱，請木匠做了門，把牠放在院子裏，上面蓋了一些磚瓦，便算是亞猛的新屋。亞猛已經對我很親熱，牠時刻跟着我走，舐我的手，聽我的指揮。這一天晚上，我做着手勢，要牠到新屋裏去睡，牠望了一下，很順從的

進去了。

現在妻總該滿意了，我想，我畢竟完全依了她的意思。

然而母親的埋怨來了。她曾經對我說過幾次，要我去買兩隻大木箱來，一隻放廚房裏的鍋子，一隻放冬天的棉被。我都沒有辦。

「一隻狗就那麼要緊！棉被發霉了全不在意！」

我默着不敢做聲，雖然我也有充足的理由。

「天天牛肉麵包，比人還吃得好！」妻却插了進來，「不窮也得窮！」

「牠可很忠實，會看家，」我立刻有了話去抵制她。「不會讓盜賊進門的。」

「你家裏有什麼東西給人家偷呢？連裝棉被的箱子也沒有！」母親幫着妻說。我只得又緘默下來，走了開去。心裏雖然不平，但在母親面前是不能發作的。亞單吃牛肉的確也太費了，我比不得密斯郭的父親有很好的收入。於是我便下了決心，從第二天起，少買一點牛肉，給牠煮成湯，拌着飯吃，不再買麵包餵牠。

亞猛的確是非常的可愛。牠一方面已經很懂事，肯聽話，會管家，和大的狗一樣；一方面還喜歡玩耍，捉蝴蝶，掘地洞，拖繩子，和小狗一樣。牠沒有什麼壞脾氣，牠的高貴的習慣，睡和吃，都照着我的意思改正了。牠對我簡直和對密斯郭一樣，只要我咳嗽一聲，牠便搖着尾巴跟了來。

有一天，正當我和亞猛玩着的時候，玲哥走過去，摸摸牠的頭頸，扯扯牠的耳朵，表示他對牠的歡喜，亞猛顯然是懂得的，靜靜地伏在地上，搖着尾巴。玲哥嘻嘻笑着，愈加熱情起來，便去扯牠的尾巴。但是亞猛突然回過頭來，咬了一下他的手——和平常咬我的手一樣，只是輕輕地用牙齒含着，表示牠的熱情。然而牠這剎那間的表情是可怕的，彷彿發了瘋似的。於是玲哥給牠嚇倒了。他立刻驚駭地大哭起來。

妻和母親都來了。她們一面安慰着玲哥，一面罵着我，一面又拿着棍子把亞猛趕了出去。

「什麼瘋狗！你把牠看得比人還要緊！母親罵着說。」

「孩子可以不要了！」妻接着說，「專門去養狗吧！」

我不能再忍耐了。亞猛是無辜的，我愛亞猛也完全沒有別的惡意，例如對於孩子，我的初意是以爲亞猛可以使他快活，做他的最好的伴侶的。

「狗本來比有些人好！尤其是亞猛！」我憤怒的說，「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有那樣的恩義，那樣的忠實。」

母親和妻立刻走開了。這話給了她們太大的侮辱。她們幾乎急得哭了起來。

我這樣說了以後，也就感覺到了自己的錯誤。她們原來也是對的。我只得跟了去，陪了罪，說了許多話。

亞猛在密斯郭家裏每星期洗澡一次，我仍照着這習慣給牠這樣做，文兆幫着我。每次洗了澡，牠的毛愈加發光得美麗。

對於這一點，母親和妻的意見也顯然不以爲是。頭幾次，她們沒有說什麼。但是後來，母親終於說了：

「大熱天，流着一身的汗！狗舒服了，人又怎樣呢！」

我默着。

我又照例的每天清早和晚飯後，帶着亞猛出去散步。她們的意見也和我的不一樣，時常想阻止我。她們說我勞苦，却不知道我心裏的喜悅。

亞猛真比人還聰明，我待牠好，牠全知道；待牠壞，牠能原諒我。牠一看見我，總是搖着尾巴，狂熱地撲了過來。牠知道真心的報答我，日夜給我管着門。

.....

秋天到了。密斯郭和歐陽君還沒有回來的消息。他們彷彿快活得忘記了這裏的一切。

亞猛已經十分的大了。牠現在常常往外面跑出去，和四周的野狗們一道玩耍，尤其是和一些雄狗們時常追逐着。顯然牠已離開交尾的時期很近。我想給牠選一個好種，時常向朋友們打聽着那裏有狼種或者意大利狗。我怕牠在外面不留意的

和野狗交尾，想把牠用繩子拴在家裏，不讓牠自己出去。

但這計劃不許實現。

秋天一到，妻的胃病又發作了。母親本來患着病的，這時也顯得加重起來。現在她們都得好好的休息，連白天也時常需要睡眠。白天是很煩攘的，倘若把亞猛關在家裏，有人進出，或者有人在大門外走過，以及聽見附近的販子的叫賣聲，牠就會大聲的叫了起來，鬧得母親和妻睡不熟。因此便不能不讓亞猛往外面跑了。

這樣，亞猛是很快活的，整天在外面玩着。牠常常滾着一身泥灰回來。牠從前一星期洗一次澡，現在須兩天三天有時甚至一天裏須洗兩次澡了。每次幫我給亞猛洗澡的侄兒漸漸怕了起來，我也不免起了厭倦，有時便只好讓牠污穢着。但是日子隔得久，牠的身上就起了一種難受的氣味，惹了許多狗蠅。牠的毛又是黑的，好不容易除盡牠的泥灰和狗蠅。

亞猛似乎也漸漸習慣了外面的生活，牠不但在外面玩，而且常常在外面吃得

飽飽的回來。牠不知道人家的殘羹冷飯是鹹的，只是和野狗們爭着吃，因此牠的毛抖一抖就飛揚開來，弄得一身稀疏而且無光。

天氣慢慢冷了下來，我們不再在東方發白的時候起床了。從前睡不着的時候，現在變成了睡得最好的時間。只有亞猛照例的要在這時出門去，送牛奶和倒糞桶的也在這時走到我們這一帶地方來。亞猛因了自己，因了他們，仍大清早的在院子裏嘩叫着。可是我不能再是這樣早的帶牠出去。

母親和妻又埋怨了，因為這時正是她們睡得最好時候，却被亞猛鬧醒了。

我覺得很不安，不曉得怎樣纔好。她們都是患着病的。亞猛的叫聲實在有點使人厭煩。

「送給人家！不然就關在門外，」母親固執地說。

我怎麼辦好呢？爲了母親和妻，我是應該使亞猛離開的。我自己呢，對亞猛也已疎遠了許多，覺得沒有什麼捨不得了。

密斯郭如果回來了，我願意把亞猛送還給她。但她到現在還沒有回來的消息。她的母親和妹妹也顯然不願意有亞猛的，不然就不會送給我。

送給誰呢？我不能不慎重地給亞猛選擇一下新的主人，因為這關係於牠的命運太大了。願意接收亞猛的人應該有的，但我必須知道人家是否能夠真的好好保護牠。

過了一天，我終於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我的朋友魏君。他以前原是很想得到亞猛的。自從密斯郭把牠送給我以後，他還幾次想從我的手裏搶了去。

我立刻寫了一封信，說明我現在願意把亞猛讓給他。爲了什麼，也就老實告訴了他。

第二天，他的回信來了，表示他的喜悅和感謝，並且說準定第三天下午三時到我家裏來帶亞猛。於是我當天就給亞猛洗了一個澡，預先用繩子把牠拴了起來。

魏君果然按時來了，他和以前一樣的喜歡亞猛，拍拍牠的背，摸摸牠的耳朵，而

且手裏還帶了牛肉來。

「給你祝福了，亞猛，」我說，「你得到了一個好的主人，他和你的第一個主人一樣愛你，不會像我似的。」

魏君欣喜地牽了牠的繩子，我一直送他們出去。

但是走出門外不遠，魏君忽然停住腳，看了一看手錶，說：

「啊呀！我幾乎高興得忘記一個約會了！請你原諒我，再過兩小時來帶牠去吧！」

我不覺驚訝起來。

「什麼要緊的約會和那一個？」

魏君的臉全紅了。他是一個最忠實的人，從不對我說謊話。他羞慚的說：

「密斯陶……」

我立刻明白了。說他近來和密斯陶有了戀愛的話，我曾經隱約的聽見過。

「好吧，等一等再來吧，」我說。

「一定的。你可不要送給別人，送給別人，我會和你吵架哩！」他這樣說着，忽忙地去了。

然而當天沒有來，第二天也沒有來，第三天又過去了，第四天上午，我接到了他的信。

他不能做亞猛的主人了。他老實實的告訴了我，他現在愛上了密斯陶，分不開心思，也省不出時間來保護亞猛。

「完了！」我嘆息着說，「亞猛必須開始牠的不好的命運了！」

當天晚上我忍心地把亞猛關在大門外。

「你必須原諒我，亞猛！」我喃喃的對牠說。「且等待你的舊主人回來吧！」

第二天，母親命令着文兆和女工，拆掉亞猛的屋子，用水洗了又洗，晒了一天，搬到廚房裏去放鍋子。

.....

冬天來到了，密斯郭和歐陽君也已回來。他們另外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不再需要亞猛。我在幾次談話裏露了一點點意思，想叫他們收了回去，但他們都截斷了我的話，開始講他們未來的事業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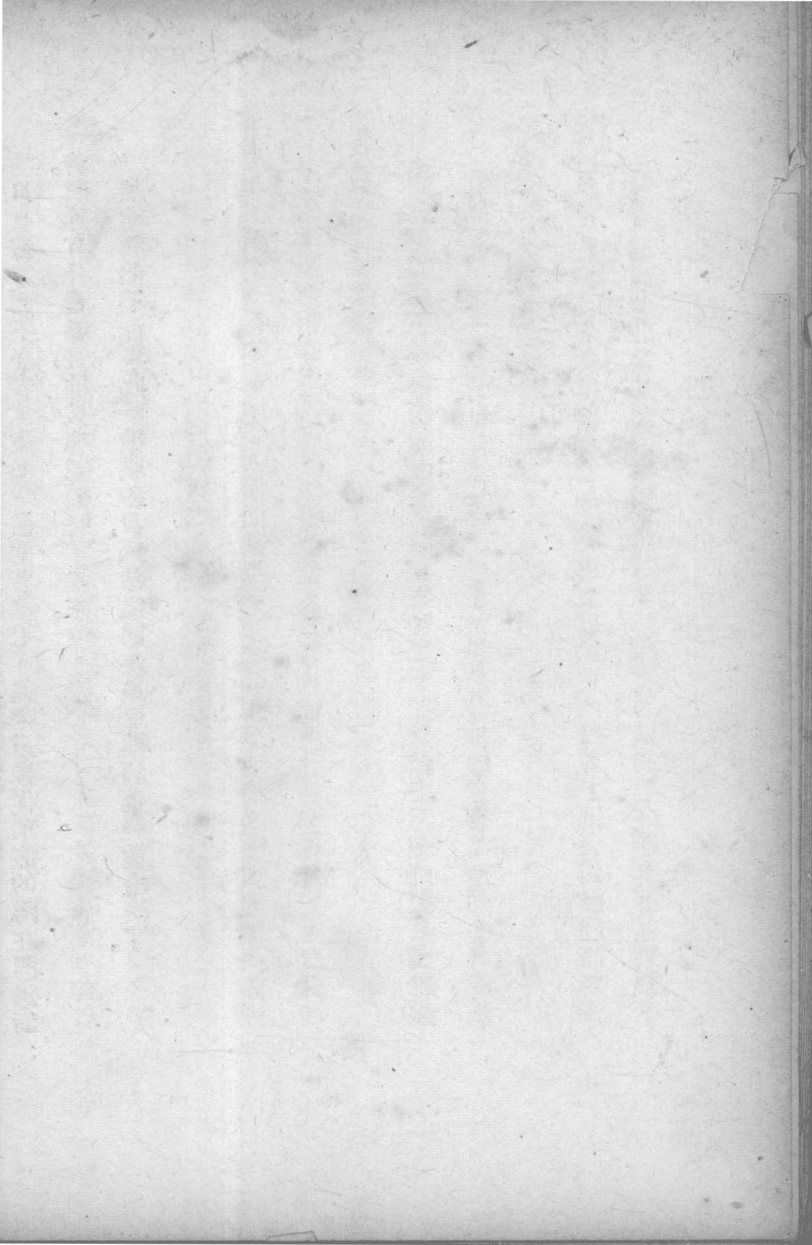
我知道亞猛不會再有人要牠，也不想再把牠送給誰。即使有了新的主人，我想牠也要走現在所走的路的。好在牠現在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我想還是讓牠過下去，不願意擾亂牠的平靜了。

天氣漸漸冷得利害起來，不曉得亞猛怎樣在外面過的夜。牠現在很少到我的家裏來找食物，肚子老是飽飽的。牠的黑色的發光的毛現在已經變成骯髒的黃色。有時背上的毛給人家用火鉗燙得焦黃。牠不能再喚起我對牠的歡喜。

牠顯得憔悴而且憂鬱，不時在我們屋子的附近走着，不像從前那樣的活潑，喜歡玩耍了。偶然走進我們的屋裏來，看見我們便避了開去，不再欣喜地搖牠的尾巴。牠的尾巴老是夾在兩腿間，和從前大不相同，彷彿生來就是這樣的。

只有當我們不在客堂裏的時候，倘若牠走了進來，還像從前似的蹲在門邊看守着。門外有什麼聲音，牠又嗥嗥的叫了起來。

然而我們不能再收受牠就連我，雖然從前是最愛牠的，也對牠冷淡了。



車 中

一路汽車在救濟會的門口停住了。我急忙跑進車裏，纔攀住皮圈，車子又已跳着擺着前進了。

坐在那裏呢？——我這樣想着，眼光忽然觸到了一個年青的姑娘，同時聞到了一陣脂粉的香氣。她彷彿是美麗的而且高貴的，在我的短促的一瞥中。

車內已經坐滿了人，照例的又是那些短衣的鄉人和長袍的商人，帶着衣包和籃子，互相擠坐着。只有右邊的最後的座位上，也就是那位姑娘的身邊，留着近於一尺的空隙。留着這個空隙的一個中年男子像也是個商人，他的右邊也留着四五寸的空隙。他可以靠邊一點，讓給我一個坐位的，我想。

但是，請他坐到右邊去還是左邊去呢？我立刻躊躇了。我心裏是願意和那位姑

娘並坐着的，可是現在彷彿覺得難爲情似的，不敢和平日一樣的指出坐位來。

「請讓一個位子吧！」我對那個人說，手仍攀着皮圈，讓眼光射在他的面上，不做出願意往左邊或右邊坐的神情。我想，這事情還是由他決定吧。

他左右看了一看，彷彿也和我一樣的躊躇了一下，他讓到右邊去了。我猜想他的心裏可也願意並着那位姑娘坐的。

於是我被命令着似的坐到那空隙去了。緊緊地挨着她的肩。先前的那種爲難的感覺已經消散，現在像是堂皇的，正當的一般。

她生得很美麗嗎？——我想。我願意仔細的看她一下，但同時覺得這似乎有點冒昧，立刻止住了，只把眼光射到她的腿子上去。

她的腿子被旗袍的襪裏半蓋着。是長的，不十分細的腿子。從這裏可以估計出她的身材一定很不壞，而且連姿勢。

這頗有點不正當，我想，我又立刻把眼光收回了。

車子在跳着擺着，她的溫軟的肩時刻和我的摩擦着。我覺得有一點熱，像電所摩擦出來的一樣，心裏起了快感，彷彿自己是很幸福的，這樣的坐着。

車子在立達雞場的門邊停下了。她不會在這裏下車吧？她沒有動。她到那裏去的呢？
我一直和我並坐着到寶山路口嗎？以後呢？也許是，也換坐五路汽車到三茅閣橋，再換二十一路車到打浦橋吧？

她應該有了二十歲了。可曾嫁了人，或者訂了婚？她現在靠着我的肩坐着有什麼感覺呢？討厭我還是喜歡我，或者同我一樣的感覺到快活或者幸福呢？她不會討厭我的，我敢相信。否則她一定縮做一團，靠向左邊，不使自己的肩膀來和我的挨着了。而且，現在她的面孔正朝着我這邊，她一定是在注意地打量我哩。她自然會滿意的，像我這樣沒有缺點的人，年紀又和她相彷彿。倘若我們是在一個學校裏讀書，我相信她會愛我的。——不，即使像現在這樣的生疏，只要有人給我們做媒，她也應該願意的吧？看哪！車裏的人都在對我們投着驚羨的眼光哩！他們彷彿都在說，這樣的

一對配得真好呀！

她把頭低下，我也把頭低下了。那些人的眼光頗犀利，驚羨之外，似乎還含着妒忌的神情哩！

那是空的。你們越妒忌，我們越相愛。不看見她又把頭抬起來，朝着我這邊了嗎？不要以為她是在望車外的風景，她雖然裝着這種樣子，她的眼光可是完全射着我的臉上的，我可以感覺得出來。我還聽見她的心在跳動，她想和我說話了。她的手在扯她自己的衣服，但她舉手之前，原來是想扯我的手的。不久以後，我們……

車子在跑馬廳前面停住了。她沒有動。顯然她是一直到寶山路口的。那些以犀利的目光望我們的鄉下人有五六個走下去了，帶着他們的衣包和籃子。這就是表示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右邊那個男子忽然往前面移動了，因為我們這一排的前面走了好幾個人。車子前部的震動是沒有後面那末劇烈的。

我應該跟着他往前面坐嗎？她會不會跟着來呢？在這俄傾間，我這樣躊躇着，心裏可不願意移動，覺得這是沒有把握的事情。

然而同時，我已經無意識的跟着移動了。我好像覺得不這樣是極其羞恥似的。她可沒有動，讓我們中間讓出一個大空隙來。

她爲什麼不跟着移動，仍坐在我的身邊呢？她不願意嗎？或許，她不移動也正和我的移動有着一樣的感覺，以爲這樣是極其羞恥的事情嗎？

新的乘客上來了。一個，兩個，就在我的左邊坐下。我看見最後的一個現在佔有了我原有的坐位，和她擠着肩坐着了。那是一個兵士。

他在那裏發生了什麼樣的感覺呢？他一定比我更看出她的美來。她一定比我更喜歡她。她呢？她一定不會喜歡他，一定把她自己縮做一團的坐着了。或許她還聞到了這個兵士身上的污氣，正在那裏厭惡着吧？她現在應該懊惱了，沒有跟着我移動坐位。然而太遲了。

車子顛簸得那末利害，說不定那兵士還故意把他的污穢的頭偏到她的膝上去，把他的手臂擺到她的膝上去……

她要是真的嫁給了他，那她可糟了。這樣髒這樣醜，喜歡喝酒賭錢，開口離不了「媽的」，還帶着可怕的蒜頭氣，一個不快活，就是一拳一脚，嚷着「老子不答應！」……明天開了隊伍，到處搶女人，打起仗來——她從此就得在家守寡過日，一生一世冷清清的，還要挨餓受凍……

爲什麼一個漂亮的女人應該嫁給一個兵士呢？

你看他現在的舉動就夠使大家討厭了。車子裏坐着這末多的人，空氣已經多末的不新鮮，他還要抽紙烟，儘管朝着人家的面前吞吐着。這烟灰受着車子的震動，一定會落到她的身上，燒壞她的美麗的衣服，而她的眼睛一定會被他的烟薰得睜不開來，她的波浪似的捲髮裏會許久許久留着烟的氣息，而且現在，說不定她的心裏已經被這烟味薰得要作嘔了……

哼！好不害羞！當他把薰得黃赭的指頭伸到她的白嫩的臉上去撫摩的時候，倘若她真的嫁給了他……

這可惡的人！他現在換了坐位了，當車子在畜植公司這裏停下的時候。他的對面的一個人下了車，他立刻搶了那個空隙。

爲什麼他不再和她並坐着呢？這很明白，他是想更清楚地面對面望着她！他那可怕的滴溜溜的眼珠把所有的光全射在她的身上了。他一定感覺到全車的人在注意他，在用眼光責罰他，他不自由起來，所以讓到對面去了。其實他可以更加清楚的，張膽的注視着她，享受着她的美色。

一個可笑的老頭子上來了。戴着瓜皮帽，穿着長袍馬褂，一臉乾枯的黃皮，口裏含着筆桿那樣大小的罕見的短烟管，上面插着一枝冒烟的香烟。

他在她的左邊坐下了，慢吞吞地噴着烟，微笑着，儼然一個師爺。

他顯然是很得意的，能夠和她並坐着。但是他忘記了自己的年紀和醜態了。他

沒有想到她在厭惡他，全車的人都在用眼光嘲笑他。

這是多末討厭！他像在家裏一樣的輕輕嗽了一聲，立刻吐一口痰在車裏。他藐視車上的「禁止吐痰」的規則，也藐視所有的乘客，誰曉得這裏面有着什麼樣的結核菌呢！

一次，兩次，他把頭轉到左邊去，而且很久纔搬過來。他看她簡直和看什麼東西一樣，毫沒有一點顧忌。他以為他是一個老頭子，不會有人疑心他的。其實誰不曉得他的心呢！

他的老婆也已老了，他現在一定在想另外找一個姨太太。三十幾歲的還不能使他滿意，他在想找一個二十歲以內的處女，而且要漂亮的，要時髦的！

不要做夢吧！她怎麼會嫁給你！天下那一個女人會願意嫁給老頭子——而且還是姨太太呢？

她的頭轉向左邊去了。那個老頭子的神情怎能不使她討厭！他看她的時候，好

像一個科學家在顯微鏡上張着眼睛看一樣，細細地細細地，有半天好觀察。真是一個大膽的人！

她一定氣得非常利害，覺得這是她有生以來所遇到的第一次的侮辱。倘若她是一個男人，她一定早就賞賜他幾個耳光了。

坐她對面的那個兵士呢！他並不和她相識，然而他看見這老頭子的神情，已經怒不可遏的把眉毛豎起來了，把拳頭緊緊的握着了。倘若他帶着手槍或炸彈，他一定會立刻把他弄死的。

老頭子顯然也覺察出了這些。他雖然捨不得她，他可很機警，他現在下去了，當車子在油廠門口停下的時候。我看見對面那個兵士的面上隱約地露出得意的微笑來。

進來的是一個工人，穿着一身污穢的衣服。他一次兩次望着她身邊的空隙。他想坐下去，但躊躇着。他像是恐怕擦着她的美麗的衣服，也像是覺得和她並坐着不

相稱似的，終於沒有坐下去，只攀着皮圈，站在車中。

他想些什麼呢？自然他也看出了她的美，他也喜歡她。但他似乎是一個明白人，知道自己不應該有這樣的女人似的，而且也不應該有非分的念頭，終於很泰然的克制着自己。

像她那樣的女人要是真的嫁給了他，說不定他們將享受着無邊的幸福。他一定把她當做天賜的寶物一樣看待，永久誠虔地崇奉着她，忠實地愛她。

然而她會屈就嗎？未見得願意這樣。她一定喜歡嫁給一個有錢的人，住在洋房子裏，進出都有汽車坐，吃很好的東西，穿很好的衣服，不要工作，只有享樂，被人尊稱為「太太」。但她的日子可不容易長久。說不定會有一個很壞的結局，比嫁給這個工人還不如。她似乎是一個讀書的女人，她應該明白這些吧！

車子已經過了屈家橋，這裏沒有人上來。對面的那個兵士，在到站之前，把頭伸出窗外去探望。爲的什麼，很明顯。他的心在跳着，怕這裏有什麼人上來，坐到她的身

邊去。然而車子沒有停。他現在安心了。他的臉上又露出得意的微笑來。

誰會愛他，誰會嫁給他呢？他真糊塗！或許他以為自己不久就要升級了，不久就要做軍官了，覺得配得上她嗎？那真笑話！砍人家的頭的人，自己的頭也時刻在砍板上預備着的，誰不知道！

他現在的臉色又變了。他時刻望着她的面孔，又注意着她手裏的車票。前面就是愛國女學，他該是怕她要在那裏下車吧。那有什麼辦法，倘若她要在那裏下去？跟她去嗎？她可不會理他。他只能在門外走，怎樣也走不進學校的裏面去。他要是蠻幹，人家會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把他關起來。給他的長官知道了，帶過去狠狠的給他二百棍，打得他走也不好，坐也不好。

她沒有在這裏下去，也沒有別的人下去，反而上來了兩個女學生。

那個兵士現在可高興了，看見一個女學生在他的右邊坐下，我的左邊的男人又把自己的坐位讓給了另一個女生。她們三人正對着他，他的眼珠現在滴溜溜的

轉個不停了。

這個好呢，那個好呢？他一定在這樣的想着，暗暗批評着。其實這是空的，他有什麼力量能夠選擇她們！誰會喜歡他呢？

兩個新上來的女學生在切切的低聲的說話，而且嘻嘻的笑了。她們講些什麼，笑的什麼呢？那個兵士的面孔紅了。他應該聽得清楚她們的話。倘若沒有說到他，嘲笑他，他做什麼要紅臉呢？或許她們笑話之外，對他撅着嘴，做過鬼臉也說不定。

她們笑得那麼大聲起來了，車輪的聲音幾乎全消失了。真是大膽的現代的女性！

車子已經轉了灣，在派克停下。沒有誰上來，只下去了對面一個乘客。

這路真該咒咀，車子老是跳着擺着，彷彿一隻獅子。我的旁邊的兩個女生不時向我這邊倒了過來。她們所感到的苦惱顯然是很大的。

但是我是一個年青的男人，生得也還不醜，她們應該不覺得有什麼不快吧？倘

若對面的那個兵士替了我的地位，她們將起什麼樣的感覺呢？當然她們是非常不快活的。車子顛簸得這樣利害，她們至少有一個人會因此站着，不往這邊擠着，而且倒過來。

她們現在兩個人抱做一堆了。這是多麼親愛甜蜜。在她們旁邊的那個姑娘沒有什麼感觸呢，看着她們這樣？她會想到和一個男子緊緊地抱着的幸福嗎？倘若她還沒有愛人，她一定會感想到無名的悲哀。倘若她已經有了愛人，她也會生出妒忌來。

對過那個兵士的眼光發火了。他的心裏一定在被肉慾強烈地燃燒着。他彷彿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只是左右搖擺着，抖顫着，好像吃醉了酒。他或者正在惱悔不久以前不該拋棄原來的坐位吧？

但是，清醒一點呀，朋友！她們已經下去了。現在是從天通庵上來的兩個青年佔有了她們的坐位了。

她仍坐在原位。她的旁邊的那個青年確實是打扮得時髦也生得漂亮的。我應該承認，我不能和他相比了。全車的乘客都非常出神地注視着他和她，彷彿他們是天生的——對佳人。

他們自己怎樣感覺呢？不用說，他非常滿意，她也非常滿意的。他們現在緊緊地擠在一起，說不定他們的肩膀，他們的手，在暗暗的表示他們的愛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脈搏，一定在和諧地祕密地私語着。他們的眼睛一定在暗地裏傳達着他們的感情。

對面的那個兵士面色變青了。他想些什麼呢？他自然感覺失望了。他見着這麼一對，怎能不醒悟過來，知道自己的醜惡？不配，不配！他現在一定這樣的想着。可不是？那真是懶蝦蟆想吃天鵝肉！

單看我吧！我自己也覺得完全不行了。我覺得我自己老了，老得彷彿有了六七十歲。我的面上全是皺紋，嘴邊長滿了長鬚，頭上禿光了髮。我的全身的筋骨全已僵

硬。我沒有一點精力。我覺得冷。我身上沒有一點熱氣。我的呼吸是短促的。我不但沒有什麼慾望，我現在連喜怒哀樂的情感也沒有了。我的眼睛看不見什麼光，只看見一團漆黑的東西，向我滾來。那是我的末日，我的世界的盡頭了！我知道。

給你們祝福，年青的一對！幸福和你們同在！

他們站起來了。我看見他們在對我表示感謝。他們握着手，微笑着。隨後他們擁抱起來，親密地吻着。

車子到了寶興路口。我看見他們下去了。

他們坐了一輛花車，一直到禮拜堂去結婚。那是一個多麼可讚美的結合！他們結婚後，進出都牽着手，挽着臂，沒有一刻分離過。人生呵，甜蜜的人生呵！幾個月過去，一年過去，我看見她做了母親，他做了父親了。他們生了一個多麼可愛的有趣的寧馨兒！現在他們的生活更有意義也更有幸福了。

但是再過一年兩年，她又生了孩子。她漸漸老了。她的皮膚漸漸粗起來，她的面

上漸漸生了斑點，起了皺紋。她不像從前那樣的美，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活潑，因此也漸漸不爲人所注意。

時間像水一般的流着，她已經十分的老了。她禿了頭髮，臉上只有深刻的皺紋，沒有肉，顏色是蒼白的。她的眼睛開着，但是沒有光。她的嘴歪着，沒有牙齒。她彎着腰，直不起來。她的丈夫，也已變得醜得和她一樣。他們心裏的火都已熄滅了，正如我一樣……

「下去！下去！」

我突然被賣票的推醒，原來車子已經到了寶山路口。我急忙地站起，車中已經沒有一個人。他被他的手推下來的一般，我跟跣地走下車來。

在往火車站去的人叢中，我看見一個女人的背影，那彷彿就是她。我想追了上去，但又立刻停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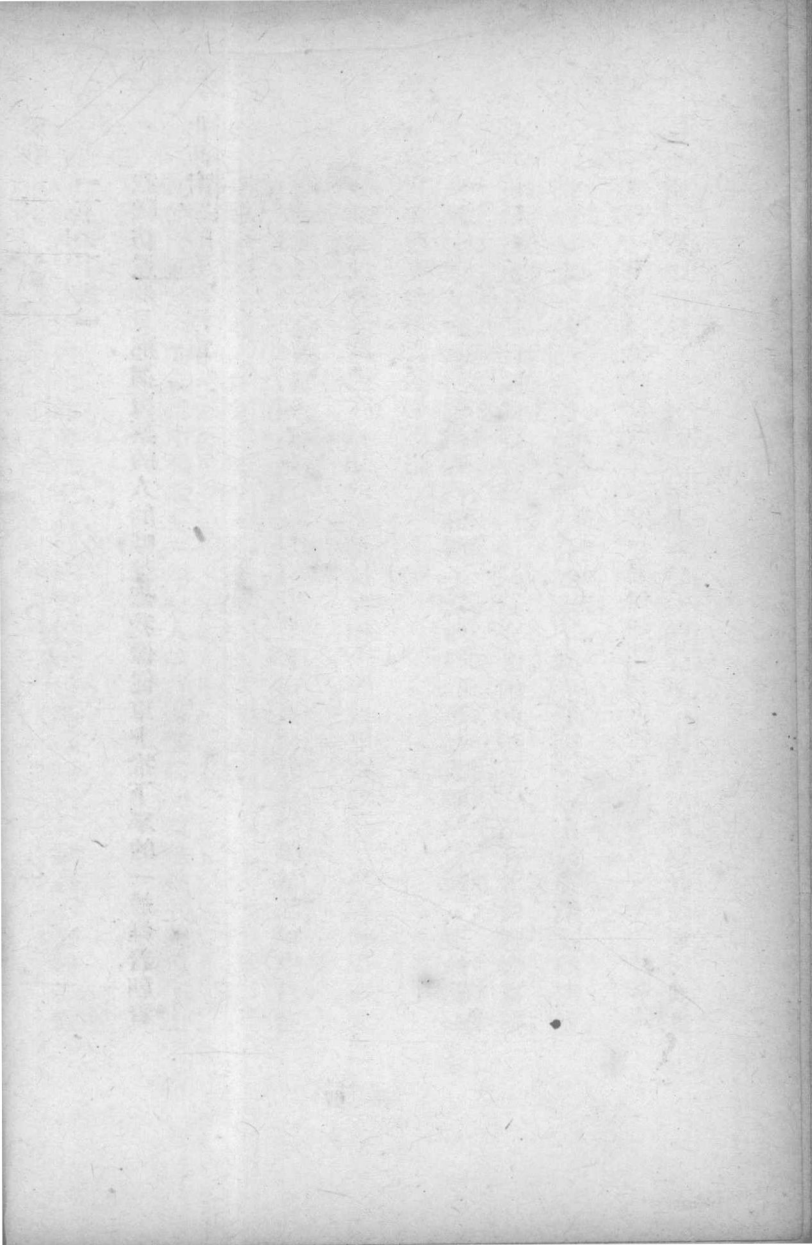
我記起了我須往北河南路走。我的可愛的未婚妻這時正在家裏不安的等候

着我。

「下去！下去！」

我彷彿還聽見那個賣票的人的喊聲，把我像從車上推下來的一般推着，朝着

北河南路的五路汽車。



橋 上

軋軋軋……

軋米船又在遠處響起來了。

伊新叔的左手剛握住秤錘的索子，便鬆軟下來。他的眼前起了無數的黑圈，漫山遍野的滾着滾着，朝着他這邊。

「嗚……」這聲音從他的心底衝了出來，但立刻被他的喉嚨梗住了，只從他的兩鼻低微地迸了出去。

「四十九！」他定了一定神，大聲的喊着。

「平一點吧，老板！還沒有抬起哩！」賣柴的番裏人抬着柴，叫着說，面上露着笑容。

「瞎說！稱柴比不得稱金子——五十一——五十五——五十四——六十這一頭夾了許多硬柴！你叫人女人家怎樣燒？她家裏又沒有幾十個人吃飯——四十八」

「可以打開看的！不看見底下的一把格外大嗎？」

「誰有閒工夫！不要就不要——五十二——一把軟柴，總在三十斤以內！一頭兩把，那裏會有六十幾斤——五十三——五十一——」

「不好細得大一點嗎？」

「你們的手什麼手！天天細慣了的！我這碗飯吃了十幾年啦——五十一——哄得過我嗎？——五十一」

軋軋軋軋……

伊新叔覺得自己的兩腿在戰慄了。軋米船明明又到了河南橋這邊，薛家村的村頭。他雖然站在河北橋橋上，到村頭還有半里路，他的眼前却已經有無數的黑圈

滾來，他的鼻子聞到了窒息的煤油氣，他看見了那隻在黑圈迷漫中的大船。牠在跳躍着，拍着水。埠頭上站着許多男女，一籬一籬的把穀子倒進黑圈中的口一樣的战斗裏，讓牠軋軋的咬着，啃着，吞了下去……

伊新叔呆木地在橋上坐下了，只把秤倚靠在自己的胸懷裏。

他自己也是一個做米生意的人……不，他是昌祥南貨店的老板，他的店就開在這橋下，街頭第一家。他這南貨店已經開了二十三年了。十五歲在北碚市學徒弟，二十歲結親，二十四歲上半年生大女兒，下半年就自己在這裏掛起招牌來。隔一年，大兒子也出世，正所謂「先開花後結果」，生意便一天比一天好了。起初是專賣南貨，帶賣一點紙筆，隨後生意越做越大，便帶賣醬油，火油，老酒，又隨後帶賣香烟，換銅板，最後纔雇了兩個長工磨穀舂米，帶做米生意。但這還不夠，他又做起「稱手」來。起初是逢五逢十，薛家村市日，給店門口的販子拿拿秤，後來就和番裏人包了白菜，蘿藤，毛筍，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他們一船一船的載來，全請他過秤，賣給販

子和顧客。日子久了，忝裏人的柴也請他兜主顧，請他過秤了。

他忙碌得幾乎沒有片刻休息。他的生意雖然好，却全是他一個人做的。他的店裏沒有經理，沒有賬房，也沒有夥計和徒弟。他的唯一的幫手，只有伊新孀一個人。但她不識字，也不會算賬，記心又不好。她只能幫他包包幾個銅板的白糖黃糖，代他看店。而且她還不能久坐在店裏，因為她要洗衣煮飯，要帶孩子。而他自己呢，沒有人幫他做生意，却還要去幫別人的忙，無論誰托他，他沒有一次推辭的。譬如薛家村裏有人家辦喜酒，做喪事，買菜總是請他去的，因為他買得最好最便宜。又如薛家村裏的來信，多半都由昌祥南貨店轉交。誰家來了信，他總是偷空送了去，有時唸給人家聽了，還給他們寫好回信，帶到店裏，誰到北碛市去，走過店外，便轉托他帶到郵局去。他吃的是鹹菜，穿的是布衣，不愛賭也不吸煙，酒量是有限的，喝上半斤就紅了臉。他這樣辛苦，年青的時候是爲的祖宗，好讓人家說說，某人有一個好的兒孫；年紀大了，是爲的自己的兒孫，好讓他們將來過一些舒服的日子。他是最愛體面的人，不

肯讓人家說半句批評。當他第二個兒子纔出世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一樁大事，把他父母的坟墓全造好了。「錢用完了，可以再積起來的，」他常常這樣想。果然不到幾年，他把自己的壽穴也造了起來，而且把早年死了的阿哥的坟也做在一道。以後他便熱熱鬧鬧的把十六歲的大女兒嫁出去，給十歲的兒子定了媳婦。到大兒子在上海做滿三年學徒，賺得三元錢一月，他又在薛家村盡頭架起一幢三間兩衙的七架屋了。

然而他並不就此告老休息，他仍和往日一樣的辛苦着，甚至比從前還辛苦起來。逢五逢十，是薛家村的市日，不必說。二四七九是橫石橋市日，他也站在河北橋橋上，攔住了一二隻往橫石橋去的柴船。

「賣得掉嗎？」忬裏人問他說。

「自然卸起來吧！包你們有辦法的！」

怎麼賣得掉呢，又不是逢五逢十，來往的人多？但是伊新叔自有辦法。薛家村裏

無論那一家還有多少柴，他全知道。他早已得着空和人家說定了。

「買一船去，阿根嫂！」他看見阿根嫂走到橋上，便站了起來，讓笑容露在臉上。

「買半船吧！」

「這柴不錯，阿根嫂，難得碰着，就買一船吧！五元二角算，今天格外便宜，總是要燒的，多買一點不要緊——喂！來抬柴，長生！」他說着，提起了秤桿。

「五十一——四十九——五十三……」

軋軋軋軋……

軋米船在薛家村的河灣那裏響了。

伊新叔的耳朵彷彿塞了什麼東西，連自己口裏喊出來的數目也聽不清楚了。黑圈掩住了手邊的細小的秤花，罩住了柴担和吞裏人，連站在旁邊的阿根嫂也模糊了起來。

「生意真好！」有人在他的耳邊大聲說着，走了過去。

伊新叔定了一定神，原來是辛生公。

「請坐，請坐！」他像在自己的店裏一樣的和辛生公打着招呼。

但是辛生公頭也不回的，却一逕走了。

伊新叔覺得辛生公對他的態度也和別人似的異樣了。辛生公本是好人，一見面就慣說這種吉利話的。可是現在彷彿也含了譏笑的神情，看他起不了。

軋軋軋……

軋米船又響了。

牠是正在他造屋子的時候來的。屋子還沒有動工的時候，他已經聽到了北礮市永泰米行老板林吉康要辦軋米船的消息。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就要清淡下來，少了一筆收入。但是他的造屋子的消息也早已傳了開去，不能打消了。倘若立刻打消，他的面子從此就會失掉，而且會影響到生意的信用上來。

「機器米，吃了不要緊嗎？」他那時就聽到了一些人對他試探口氣的話。

「各有各的好處！」他回答說，裝出極有把握的樣子，而且索性提早動工造屋了。

他知道軋米船一來，他的米生意會受影響，但他不相信會一點沒有生意。他知道薛家村裏有許多怕吃了機器米生腳氣病，同時薛家村裏的人幾乎每一家都和他有相當的交情。萬一米生意好，他也儘有退路。他原來是開南貨店兼做雜貨的。這樣生意做不得，還有那樣。他全不怕。

但是林吉康彷彿知道了他提早動工的意思，說要辦軋米船，立刻就辦起來了。正當他豎柱上樑的那一天好日子，軋米船就駛到了薛家村。

軋軋軋軋……

這聲音驚動了全村的男女老小，全到河邊來看望這新奇的怪物了。伊新叔只管放着大爆仗和鞭炮，却很少人走攏來。船正靠在他的鄰近的埠頭邊，彷彿故意對他來示威一樣。那是頭一天，並沒有人抬出穀子來給牠軋。牠軋的穀子是自己帶來

的。

軋軋軋軋……

這樣的一直響到中午，軋米船忽然傳出話來，說是今天下午六點鐘以前，每家抬出一百斤穀來軋的，不要一個銅板。於是這話立刻傳了開去，薛家村裏像造反一樣。穀子一担一頭的挑出來抬出來了。不到一點鐘，穀袋穀籬便從埠頭上一直擺到橋邊，擠得走不通路。

軋軋軋軋……

這聲音沒有一刻休息，黑圈呼呼的飛繞着，一直迷漫到伊新叔的屋子邊。伊新叔本來是最快樂的一天，覺得他的一生大事，到今天可以說都已做完了，給軋米船一來，却弄得落入了地獄裏一樣，眼前一團漆黑。這軋軋軋的聲音簡直和刀砍沒有分別。他的年紀已經將近半百，什麼事情都遇到過，一隻小小的軋米船本來不在他眼裏，況且他又不是專靠賣米過日子的。但是牠不早不遲，却要在他豎柱上樑的

那一天開到薛家村來，這預兆實在太壞了：他幾乎對於一切事情都起了恐慌，覺得以後的事情沒有一點把握，做人將要一落千丈了似的。他一夜沒有睡熟。軋米船一直響到天黑，就在那裏停過夜。第二天纔亮，牠又在那裏響了。這樣的一直軋了兩天半，纔把頭一天三點半以前抬來的穀子統統軋完。有些人家抬出來了又抬回去，抬回去了又抬出來，最後纔軋好。

伊新叔的耳內時常聽見一些不快活的話，這個說這樣快，那個說這樣方便。薛家村裏的人沒有一個不講到牠。

「看着吧！」他心裏暗暗的想。他先要睜着冷眼，看牠怎樣下去。有些東西起初是可以哄動人家的，因為牠希奇，但日子久了，好壞就給人家看出了。這樣的事情，他看見過好多。

軋米船以後常常來了。牠定的價錢是軋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伊新叔算了一算，價錢比自己請人襲穀舂米並不便宜。譬如工人，一天是五角小洋，一天做二百斤

穀，加上一斤老酒一角三分，一共六角三分就夠了。飯菜是粗的，比不得裁縫。鹹齋，海蜇，龍頭烤，大家多得很，用不着去買，米飯也算不得多少。有時請來的不會吃酒，這一角三分就省去了。軋出來的比舂出來的白，那是的確的。可是鄉下人並不想吃白米，米白了，二百斤穀就變不得一石米。而且軋出來的米碎。軋米船的好處，只在省事，只在快。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請人礱穀舂米，一向慣了，並不覺得什麼麻煩。快慢呢，更沒有關係，決沒有人家吃完了米纔礱穀的。

伊新叔的觀察一點不錯，軋米船的生意有限得很。大家的計算正和伊新叔的一樣，利害全看得出來，而且許多人還在講着可怕的話，誰在上海漢口做生意，吃的是機器米，生了好幾年腳氣腫病，後來回到家裏吃糙米，纔好了。

一個月過去了，伊新叔查查賬目，受到的影響並不大。只有五家人家向來在他這裏糴米的，這一個月裏不來了。但是他們的生意並不多，一個月裏根本就吃不了幾斗。薛家村裏的人本來大半是自己請人礱的。糴米吃的人或者是因為家裏沒有

磨穀的器具，或者是因爲沒有現錢買一百斤兩百斤穀，纔到他店裏來另碎的糴米吃，而且他這裏又可以欠賬。軋米船搶去的這幾家生意，因爲他們比較的不窮，却是家裏還購不起磨穀器具的。軋米船最大的生意還是在那些有穀子有磨具的人家。但這與他並沒有關係。

兩個月過去，五家之中已經有兩家又回到他店裏來糴米，軋米船的生意也已比不上第一個月，現在來的次數也少了。

「那裏搶得了我的生意！」伊新叔得意的暗暗地說。他現在全不怕了。他只覺得軋米船討厭，老是烏煙瘴氣的軋軋軋響着。尤其是他豎柱上樑的那天，故意停到他的埠頭邊來，對他做出嚇人的樣子。但是他雖然討厭牠，他却並不罵牠。他覺得罵起牠來，未免顯得自己的度量太小了。

「自有人罵的。」他心裏很明白，軋米船搶去的生意並不是他的。牠搶的是那些給人家磨穀舂米的人的生意。軋米船在這裏軋了二百斤穀子，就有一个人多一

天閒空，多一天吃，少收入五角小洋。

「餓不死我們！」伊新叔早已聽見有人在說這樣又怨又氣的話了。

那是真的，伊新叔知道，他們有氣力拉得動鷓，拿得動舂，挑得動担子，那一樣做不得，何況他們也很少人專門靠這碗飯過日子的。

「一隻大船，一架機器，用上一個男工，一個寫賬的，一個徒弟，看牠怎樣開銷過去吧！」他們都給牠估量了一下，這樣說。

但是這一層，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早已注意到了。他有的是錢。他在北碚市開着永泰米行，萬餘木號，興昌綢緞莊，隆茂醬油店，天生祥南貨店，還在縣城裏和人家合開了一家錢莊。他並不怕先虧本。他只要以後的生意好。第三個月一開始，軋米船忽然跌價了。以前是一百斤穀，三角半小洋，現在只要三角了。

這真是大跌價，薛家村裏的人又哄動了。自己請人磨穀的人家都像碰到了好機會，紛紛抬了穀子到埠頭邊去。

「吃虧的不是我！」伊新叔冷淡的說。他查了一查這個月的米生意，一共只有六家老主顧沒有來往。他睜着冷眼旁看着，軋米船的生意好了一回，又慢慢的冷淡下去了。許多人已經在說軋出來的糶糠太碎，生不得火，細糠却太粗，餵不得鷄，只能賣給養鴨子的，價錢賣不到五個銅板，只值三個銅板一斤，還須自己篩了又篩。要糶糠粗，細糠細，大家寧願請人來先把穀糶成糙米，然後再請軋米船軋成熟米。但這樣一來，不能再叫人家出三角一百斤，只能出得一角半。

軋米船不能答應。寫賬的說，拿穀子來，拿米來，在他們都是一樣的手續。一百斤穀子只能軋五斗米，一百斤糙米軋出來的差不多仍有百把斤米，這裏就已經給大家便宜了，那裏還可以減少一半價錢。一定要少，就少到二角半，不能再少了。薛家村裏的人不能答應，寧可仍舊自己請人糶好春好。

於是伊新叔親眼看見軋米機的生意又壞下去了。

「還不是開銷不過去的！」他說，心裏倒有點痛快。

「這樣賺不來，賺那樣！」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却忽然想出別的方法來了。他自己本來在北碚市開着永泰米行的，現在既然發達不開去，停了又不好，索性叫軋米船帶賣米了。

現在軋米船纔成了伊新叔的真正的對頭了。牠把價錢定得比伊新叔的低。伊新叔歷來對人謙和，又肯幫別人的忙，又可以做賬，他起初以為這項生意誰也搶他不過，却想不到軋米船把米價跌了下來，大家爭着往那裏去買了。上白，中白，到還不緊，吃白米的人本來少，下白可不同了，而軋米船的下白，却偏偏格外定得便宜。

「這東西害了許多人，還要害我嗎？」他自言自語的說。扳起算盤來一算，照牠的價錢，還有一點錢好賺。

「就跌下來，照你的價錢，看你搶得了我的生意不能！」伊新叔把米價也重新訂過了，都和軋米船的一樣：上白六元二角算，中白五元六角算，下白由五元算改成了四元八角。

伊新叔看見軋米船的生意又失敗了，薛家村裏的人到底和伊新叔要好，這樣一來，又全到昌祥南貨店來糴米了，沒有一個人再到軋米船去糴米。

「機器米，滑頭貨！吃了生腳氣病，那個要吃！」

林吉康看見軋米船的米生意又失敗了，知道是伊新叔也跌了價的原因，他索性又跌起價來。他把上中白的米價再跌了五分，下白竟又跌了一角。

伊新叔扳了一扳算盤，也就照樣的跌了下來。

生意仍是伊新叔的。

然而林吉康又跌米價了：下白四元六。

伊新叔一算，一元一角算潮穀，燥乾扇過一次，只有九成。一石米，就要四元穀本，一天人工三角半，連飯菜就四元四角朝外了，再加上房租，捐稅，運費，雜費，利息，只有虧本，沒有錢可賺。

跟着跌不跌呢？不跌做不來米生意。新穀又將上市了，陳穀積着更吃虧。他只得

咬着牙齒，也把米價跌了價。

現在軋米船的老板林吉康彷彿也不想再虧本了。軋米船索性不來了。他讓牠停在北礮市的河邊，休了業。

伊新叔透了一口氣過來，覺得虧本還不多，下半年可以補救的。

「瞎弄一場，想害人還不是連自己也害進在內了！」他噓着氣說，「不然，怎麼會停辦呢！」

但是他却沒有想到林吉康已經下了決心，要弄倒他。

軋軋軋軋……

秋收過後，軋米船又突然出現在薛家村了。

牠依然軋米又賣米。但兩項的價錢都愈加便宜了。拿米去軋的，只要一角五分，依照了薛家村從前的要求。米價却一天一天便宜了下來，一直跌到下白四元算。

伊新叔纔進了一大批新穀，拚了命跟着跌，只是賣不出去。薛家村裏的人全知

道林吉康在和伊新叔鬥花樣，虧本是不在乎的，伊新叔跌了，林吉康一定還要跌。所以伊新叔跌了價，便沒有人去買，等待着第二天到軋米船上去買便宜的米。

伊新叔覺得實在虧本不下去了，只得立刻宣佈不再做米生意，收了一半場面，退了工人，預備把收進來的穀賣出去。

「完啦，完啦！」他嘆息着說，「人家本錢大，虧得起本，還有什麼辦法呢！」

然而林吉康還不肯放過他。他知道伊新叔現在要把穀子賣出去了，他又來了一種花樣。新穀一上場，他早已收入許多穀，現在他也要大批的出賣了。他依然不怕虧本，把米價跌得非常的低。伊新叔不想賣了，然而又硬不過他。留到明年，又不知道年成好壞，而自己大批的米存着，換不得錢，連南貨店的生意也不能活動了。他沒有辦法，只得又虧本賣出去。

軋軋軋……

軋米船生意又好了。不但搶到了米生意，把工人的生意也搶到了。牠現在三天

一次，二天一次，有時每天到薛家村來了。

「惡鬼！」伊新叔一看見軋米船，就咬住了牙齒，暗暗的詛咒着。他已經負上了一筆債，想起來又不覺恐慌起來。他做了幾十年生意，從來不曾上過這樣大當。

伊新叔看着軋米船的米生意好了起來，米價又漸漸高了，他的穀子賣光，穀子的價錢也高了。

「不在乎，不在乎！」伊新叔只好這樣想，這樣說，倘若有人問到他這事情。「這本來是帶做的生意。這裏不賺那裏賺！我還有別的生意好做的！」

真的，他現在只希望在南貨雜貨方面的生意好起來了。要不是他平時還做着別的生意，吃了這一大跌，使絕對沒有再抬頭的希望了。

他這昌祥南貨店招牌老，信用好之外，還有一點最要緊的是地點。牠剛在河北橋頭第一家街的上頭，來往的人，無論是陸路水路，坐在櫃台裏都看得很清楚。市日一到，擔子和顧客全擁擠在他的店門口，他兼做別的生意便利，人家向他買東西也

便利，房租一年四十元，雙間門面，裏面有棧房廚房，算起來也還不貴。米生意雖然不做了，空了許多地方出來，但伊新叔索性把南貨店裝飾起來，改做了一間客堂，樣子愈加闊氣了。到他店裏來坐着閒談的人本來就不少，客堂一設，閒坐的人沒有在櫃台內坐着那樣拘束，愈加坐得久了。大家都姓薛，伊新叔向來又是最謙和的，無論他在不在店裏，儘可坐在他的店裏，閒談的閒談，聽新聞的聽新聞，觀望水陸兩路來往的也有，昌祥南貨店雖然沒有經理，賬房，夥計，學徒，給他們這麼一來，却一點不顯得冷落，反而格外的熱鬧了。

但這些人中間有照顧伊新叔的，也有幫倒忙的人。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在伊新叔面前說了這樣的話：

「聽說軋米船生意很好，林吉康有向你分租一間店面的意思呢！」

伊新叔睜起眼睛，發了火，說：

「——哼！做夢！我一百元一月也不會租給他！除非等我關了門！」他咬着牙

齒說。

「這話不錯！大家和着說。」

說那話的是薛家村的村長，平時愛說笑話，伊新叔以為又是和他開玩笑，所以說出了直話，却想不到村長說這話有來因，他已經受了林吉康的委托，伊新叔不答應，丟了自己的面子，所以裝出毫無關係似的，探探伊新叔的口氣。果然不出他所料，伊新叔一聽見這話，不管是真是假，就火氣直衝。

「就等他關了門再說！」林吉康笑了一笑說。他心裏便在盤算，怎樣報這一口氣。

他現在不再顯明的急忙的來對付伊新叔，他要慢慢的使伊新叔虧本下去。最先他只把他隆茂醬油店的醬油減低了一兩個銅板的價錢。

北碇市到薛家村只有二里半路程，眨一眨眼就到。每天每天薛家村裏的人總有幾個到北碇市去。雖然隆茂的醬油只減低了一兩個銅板，薛家村裏的人也就立

刻知道。大家並不在乎這二里半路，一聽到這消息，便提着瓶子往北碚市去了。

「年頭真壞！」伊新叔嘆息着說，他還沒有想到又有人在捉弄他。他覺得醬油生意本來就不大，不肯跟着跌，想留着看看風色。

過了不久，老酒的行情却提高了。許多人在講說是今年的酒捐要加了，從前是一缸五元，今年會加到七元。糯米呢，因為時局不太平，又將和南稻穀一齊漲了起來。「這裏賺不來，那裏賺！」伊新叔想。他打了一下算盤，看看糯米的價錢還漲得不多，連忙辦好一筆現款，收進了一批陳酒。

果然穀價又繼續漲了，伊新叔心裏很喜歡。老酒的行情也已繼續漲了起來，伊新叔也跟着行情走。

但是不多幾天，隆茂的老酒却跌價了。伊新叔不相信以後會再便宜，他要留着日後賣，甯可眼前沒有生意，也不肯跟着跌。於是伊新叔這裏的老酒主顧又到北碚市去了。

北碚市的隆茂醬油店跌了幾天，又漲了起來，漲了一點，又跌了下來，伊新叔愈加以為林吉康沒有把握，愈加不肯跟着走。

九月一到，包酒捐的人來了，並沒有加錢。時局也已安定下來。老酒的行情又跌了。伊新叔這時纔知道了當，趕快跟着人家跌了價。但隆茂彷彿比他更恐慌似的，賣得比人家更加便宜，跌了又跌，跌了又跌，三十個銅板的一斤老酒，竟會一直跌到二十個銅板。

伊新叔現在不能不跟着走了。別的店舖可以把酒積存起來，過了一年半載再賣，他可不能。他的本錢要還，利息又重，留上一年半載，誰曉得那時還會再跌不會呢！單是利上加利，也就夠了。

這一次虧本幾乎和米生意差不多，使他起了極大的恐慌。他現在連醬油也不敢不跌價了。

然而伊新叔是一生做生意的，人家店舖的發達或倒閉，他看見了不曉得多少

次。他一方面謹慎，一方面也有着相當的胆量。他現在雖然已經負了債，他仍有別的希望。

「二十幾歲起到現在啦！」他說。「頭幾年單做南貨生意也弄得好好的！」

「看着吧！」林吉康暗暗的說，「看你現在怎樣！」

他又開始叫天生祥南貨店廉價了。從北碛市到薛家村，他叫人一路貼着很觸目的大廉價廣告。這時正是年關將近，家家戶戶採購南貨最多的時候，往年逢到配貨的人家送一包祭灶果的，現在天生祥送兩包了，而且價錢又便宜了許多。薛家村裏的人又往北碛市去了。到了十二月十五，昌祥南貨店還沒有過年的氣象。伊新叔跟着廉價起來，但還是生意不多。平日常常到他店堂裏來坐着閒談的那些人，現在也幾乎絕跡了，他們一到年關，也有了忙碌的事情。同時銀根也緊張起來，上行一家一家的來了信，開了清單來，錢莊裏也來催他解款了。

伊新叔看看沒有一點希望了。這一年來爲了造屋子，用完了錢還借了一些債，

滿以爲一年半載可以賺出來還清，却不料米和酒虧了本，現在南貨又賺不得錢。倘不是他爲人謙和，昌祥南貨店的招牌老，信用好，早已沒有轉折的餘地，關上門辦倒賬了。幸虧薛家村裏的一些婆婆嫂嫂對他好，信任他，兒子丈夫寄來的過年款或自己的私錢，五十、一百的拿到他那裏來存放，解了他的圍。

年關終於過去了。伊新叔自己知道未來的日子更可怕，結果怎樣幾乎不願想了。但他也不能不自己哄騙着自己，說：

「今年再來過！一年有一年的運氣，林吉康不見得會長久好下去，他倒起來更快！那害人的東西，他倒了，沒有一點退路，我倒了，還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

真的，伊新叔沒有本錢，可以做「稱手」過日子的。一年到頭有得東西秤：白菜，蘿菔，毛筍，梅子，杏子，桃子，西瓜，脆瓜，冬瓜……還有逢二四五六七九的柴。

單是稱柴的生意也夠忙碌了，今天跑這裏兜主顧，明天跑那裏兜主顧。

「這柴包你不潮濕！」他看見品生嬪在用手插到柴把心裏去，就立刻從橋上

站起來，止住了她，說。「有濕柴，我會給你揀出的！價錢不能再便宜了，五元二角算。」

「可以少一點嗎？」品生嬌問了。

「給你稱得好一點吧，」伊新叔回答說。「價錢有行情，別地方什麼價錢，我們這裏也什麼價錢，不能多也不能少的。買柴比不得買別的東西。我自己家裏燒的也是柴，巴不得牠便宜一點的。就是這兩担嗎？——來，抬起來！——四十八！——你看，這樣大的一頭柴，只有四十八斤，燥得真可以了！——五十！——五十一！——四十九！……」

軋軋軋軋……

軋米船在河北橋的埠頭邊響起來了。

伊新叔的眼前全是窒息的黑暗，滾着滾着，籠罩在他的四圍，他透不過氣，也睜不開眼來，他覺得自己癱軟得非常可怕，連忙又拖着秤坐倒在橋上。

軋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心也大聲的響了起來。牠在用力的撞着。他覺得他身內的精神，全給牠撞走了，那裏面空得那麼可怕，正像昌祥南貨店一樣，門開着，東西擺着，招牌掛着，但暗地裏已經虧了本錢，棧房裏的貨，舊的完了，新的沒有進，外面背了一身債，毛一樣的多……

「秤一斤三全，伊新叔！吉生伯母來買東西了。」

伊新叔開開櫃屨來，只剩了半斤龍眼。

他跑到棧房裏，那裏只有生了白花的黑棗。

再跑到櫃台內，拉出幾隻櫃屨來看，那裏都是空的。他連忙遮住了吉生伯母的眼光，急速地推進了櫃屨。

「賣完了，下午給你送來，好麼？」

吉生伯母搖了搖頭，走了。

他看見她的眼光裏含着譏笑的神情，彷彿在說：「你立刻要辦倒賬啦！我知道！」

「一聽罐頭筍」本全嬌站在櫃台外說。

「請坐請坐」伊新叔連忙鎮定下來，讓笑容露在臉上，說。一面怕她看見不自然的神色，立刻轉過身來，走到了櫥邊。

他呆了一會，像在思索什麼似的，總算找到了一聽，抹了一抹灰。

「怎麼生了銹？揀一聽好的吧」本全嬌瞪起奇異的眼光說。

「外面不要緊，外面不要緊！運貨的時候下了雨，所以生銹啦。你拿去不妨，開開來壞了再來換吧！」他這麼說着，心裏又起了恐慌。他看見本全嬌瞪着眼在探着他的神色，估量店內的貨物。她拿着罐頭筍走了，她彷彿在暗地說：「昌祥南貨店要倒啦！」

「要倒啦！要倒啦！」伊新叔聽見她走出店門在對許多人說。

「要倒啦！要倒啦！」外面的人全在和着，向他這邊走了過來。

伊新叔連忙開開後門，走到了橋上。

「柴錢一總多少，請你代我墊付了吧！」品生嬌說。

這話不對，她有錢存在他這裏，現在要還了！

「我五十！」

「我一百！」

「我三百！」

「還給我！伊新叔！」

「……………」

「……………」

「……………」

軋軋軋軋……………」

「把這屋子賣給我償債！」

軋軋軋軋……………」

「把店屋讓給我！」

軋軋軋軋……

長生嫂，萬福孀，咸康伯母，阿林姪，貴財叔，明發伯，本全孀，辛生公，阿根孀，梅生駝背，阿李拐脚，三麻皮……上行，錢莊……全來了，黑圈似的漫山遍野的向他滾了過來。

伊新叔從橋欄上站了起來，把柴秤丟在一邊。他知道現在連這一份行業也不能再幹下去了。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裏。

「好吧，好吧，明天是市日，明天再來！包你們有辦法的！」

他說着從橋上走了下來。

軋軋軋軋……

他聽見自己的脚步也在大聲的響着。

槍

太陽老是和月亮一樣白，悽愴地哭喪着臉，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上全是死沉的灰黃的大氣，凝凍着，無論那裏看不見一線青白的裂縫。太陽沒有熱，沒有力，勉強地嵌鑲在那裏，現在像在戰慄着似的，快要下墜了……

風時時從馬後捲了起來，呼呼地鞭着馬，拍着唐連長的背和馬鞍。馬跳着，飛一般往南奔馳。唐連長喘着氣，不時擦一擦眼睛，回頭望着後面的兩個坐騎。他想緩一點走，但他的馬却像吃了驚似的，只是往前衝。這是下坡的風，風又在背後送着。

雖然春天已經來到，氣候可還不會轉暖。前後左右的田野全是一片灰黃的顏色。罌粟花的種子纔下土，綠的莖子是沒有的。沒有樹木，沒有村莊。軍隊一開動，現在連那稀少的騾車牛車也絕跡了。空曠的死沉的田野和灰黃的天連成了一片。地面

上除了他們三個坐騎之外，只有灰土在走動。兩點鐘之前，這一條路上曾經踐踏過一百幾十個人，但現在連一點足跡也沒有了。不但這樣，即使是連長的馬跡，後面的兩個坐騎追上來時也不能辨別了。

唐連長穿的是一套藍灰的簇新的軍服，現在全着了灰土，和天空與田野的顏色打成了一片，彷彿他剛從土堆下爬出來的一樣。

當他剛出發的時候，他是多麼的有精神，多麼的高興！帶兵的人是不打仗不會升職的。現在的土匪只有七八十個，他手下有一百幾十個。土匪只有幾桿舊槍，他手下的全是新式的快槍。論起地勢來，土匪是上坡的路，他是下坡的路，無論在那一個溝上守着，土匪就沒有一點辦法。

勝利是一定的！不升職，也得受賞哩！

「說不上打仗，說不上打仗！」他出發前笑嘻嘻的說，「同娃兒們耍一個把戲！」一切作戰的計劃，他早擬定了。兩點鐘前，田連附帶着軍隊，先到金陡溝去布置。

兩點鐘以後，唐連長帶着兩個護兵，也騎上了馬。

他的身體雖然瘦削，面色蒼白，可是精神抖擻，騎在馬上，挺直了背，雄糾糾的揮一揮馬鞭，甚至兩脚不必踏在馬蹬上，就飛也似的往前走了。

兩個壯年的護兵背着行裝，掛着盒子槍，跨着馬，在唐連長的馬後緊緊地跟着。風越來越猛了。三匹坐騎和飛灰一道滾動着。

唐連長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喘起氣來。有一點水落在他的耳邊。他伸手摸了一摸軍帽下面的額角，纔知道那裏已經全是汗了。

「奶奶！他自言自語的說，「冬天還沒有過去，就出汗啦！」

他想休息一會，但他的馬只是瘋狂地往前跑着。好不容易纔勒過半邊馬頭來，却不料一鬆手，牠又偏過頭，疾馳了。

「禽你奶奶！唐連長索性忿恨地鞭了兩下。

牠愈加跑得快了，跳着跳着。

一口氣又是五六里。

他漸漸覺得疲乏起來，身子前後傾側着，隨後緊緊地攀了馬鞍，支持了一會。

馬兒也乏了，喘着氣，遲緩了下來，牠的身上濕透了汗，塗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土。四周沒有一個村落。只是飛騰着灰土。

風在耳邊呼呼的響着。一陣過去，一陣又來。

唐連長需要一點水喝。護兵們可帶着水袋，但那廬馬，一聽見後面的風聲和馬蹄聲，一會兒又嚇得往前跑了。

「張娃！……張娃！……」他接連叫了幾聲，想叫後面的坐騎追到前面來，幫他止住他的馬。

但馬聲蹄聲比他的喊聲還大，沒有傳到後面。

他往後搖着手。煙塵迷漫中，護兵們沒有看得清楚。他的坐騎瞥見他揮着拳，以為將擊了下來，却越發跑得快了。

唐連長實在乏得利害了。他幾乎已經全身伏在馬鞍上。

有一樣蟲似的東西，在他心頭蠕動着，蠕動着，從這裏爬到那裏，從那裏爬到這裏，漸漸迂曲地擴大了牠的區域。牠像在吮吸着他心頭的血，他覺得自己的心頭漸漸空虛起來了。

他的四肢起了一陣戰慄。

那東西漸漸爬上來了，朝着他的喉頭。

他閉着嘴，忍住了呼吸，吮出一點唾沫來，吞了下去。

於是那東西像蛇似的在他的喉頭打了一個轉身。他喀喀地打了兩三個很長的呃逆。

但那東西並不就此安靜下來。牠仍在他的喉頭盤旋着，吮吸着，又用牠的尾巴掃着他的已經空虛的心頭。

唐連長喀喀地接連的打着呃逆，像要把那東西嘔了出來的樣子。可是牠又並

不出來，只是在那裏盤旋着盤旋着。

現在唐連長完全當不住了。他已經癱軟地完全伏在馬鞍上，閉上了眼。

太陽和月亮一樣的白，鉛盆似的沒有一點光彩。天空和田野一樣，凝凍着死沉的灰黃的大氣。

然而太陽將要下墜了。唐連長已經看見牠在那裏戰慄，天空在旋轉。他聽見了一種洪大的聲音，山崩地裂的從天上響了起來。田野在搖蕩，在跳躍。他的坐騎彷彿已經離開了地面，在半空中滾着一般。

唐連長不能再支持了。他早已失去了他的四肢。他現在只有一顆空虛的心，但那也不像是他所有的一樣，一點不能鎮壓住。

馬兒在半空中滾着，翻着跟斗。

他從馬鞍上滑了下來……

後面的兩個坐騎立刻停住了。

他聽見他的護兵在他的旁邊驚駭地說着什麼，在檢查他的身體。

他知道自己臥在柔軟的灰土上，並沒有受傷。難受的是他的心。他被那蟲似的東西吮吸得全空了。他沒有一點力。他不能指揮自己的身體。

「連長！」他聽見張娃在叫他，但他沒有氣力回答。張娃扳開他的嘴灌了幾口溫水。然而那也是艱難的。他沒有力吞咽。他想奪去他們的水袋，揮着手叫他們走開。但他的手並沒有力，只是癱軟的擱在他身邊，彷彿已經不是他所有的一樣。

「奶奶！」他氣憤地罵着，却發不出聲音來，連嘴唇的噏動都沒有。

「畢啦！」他想。

他睜開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世界和墨一樣的黑。

有人拉住了他的兩手，他的腳沒有落地，身子却動了起來。他聽見耳邊的喘息聲和腳步聲。他心裏很明白，知道現在張娃背着他走了。

然而那是多麼的難受，張娃的背緊緊地壓住了他的心頭。他的心頭原來就已

被那蛇似的東西吮吸得空虛了的，現在給他緊緊地壓着，彷彿連那微弱的心的蠕動和那奄奄的氣息都停止了。

「畢啦」他想。

但是張娃好像懂得了他的意思似的，已經把他站放在地上，抱着他的腰，使他透了一口自由的氣。

「林娃！趕快把氈子打開來！」張娃的聲音。

唐連長被臥放在地上了。他的心又開始微弱地跳動起來。

「奶奶！」他忽然聞到了一種怪難受的氣息，又接連打了幾個艱難呃逆。「怎麼把我放在這樣髒的地方！那明明是矢的氣息！」他憤怒地想，但依然沒有氣力發出聲音來。

「快些點燈！」張娃叫着說。

唐連長立刻有了希望了。他知道這「點燈」的意義。只要燈一點起，他就不要

緊了。

他的心頭好空虛，正急切地需要一樣東西哩。

「連長！不要緊嗎？」

他聽見張娃蹲在他的身邊了。

盒子的聲音，扞子的聲音，盅子的聲音，槍的聲音……

唐連長的心頭突然輕鬆了許多。一陣親密的氣息從他的鼻子沁入了他的心頭，他像做夢似的漸漸醒來了。他的眼前一會比一會亮了起來。

那是發着白光的螢火蟲一樣的小燈。他們在一個陰暗的，狹窄的，低矮的土窰裏。風在土窰的外面呼號着。外面射着刺目的白茫茫的光，使他又立刻把目光轉到了窰裏。

張娃的額上被燈光映照出一顆一顆豆大的汗珠，急忙地燒着煙泡，顯然他是非常着急了。只有那林娃，却和平時一樣的沒心肝，這時又不曉得走到那裏去耍了。

「咳」連長忽然哼出了一個微弱的嘆聲。

張娃吃驚地轉過頭來，叫着說：

「連長……」

土窰裏又突然黑暗了。張娃已經用他手中的槍不小心地索朗一聲擊碎了身邊的燈罩。

「奶奶……」唐連長氣得罵不出聲來。他的鼻子裏又充塞了那不堪當的矢臭。

「奶奶……」張娃驚駭地自己埋怨着，急忙地打開了小的籐箱，摸出一張捲紙煤的紙來，裁成四方，摺了一會，做了一個燈罩。

嚓……：……：……

河東來的火柴，不是只有半邊紅頭，就在張娃的有力的手裏斷了。他一共劃了七八根，纔點着了那盞燈。這在唐連長彷彿等待了十年的一樣。他的心裏空虛得實

在難受，窒息的臭氣又一陣一陣的衝進了他的鼻子。

土窖內又明亮起來，一會兒那香甜的氣息又把臭氣趕走了。

張娃握着槍桿，把槍湊到了連長的嘴邊，說：「吸吧，連長！一會兒就有精神啦！」

他看見連長的嘴唇微微地噙動了一下，面上浮過一陣輕淺的微笑。但他像拒絕似的沒有把槍口含住在嘴裏。

張娃明白了。他立刻掉轉槍口，含在自己嘴裏，吱吱地拚命吸了起來，對着連長那邊噴過煙去。

小小的土窖內立刻迷漫了香甜的煙霧。

彷彿清晨在濃霧的玫瑰花園裏吸到了清鮮的空氣一樣，現在唐連長的精神漸漸恢復過來，能夠稍微的指麾自己的身體了。

「張娃……」他發出了低微的聲音。

張娃注視着他，喜歡地詢問說：

「是好一些嗎，連長？吸一口吧！」

連長點了點頭，開開嘴來含住了遞過去的槍口，閉着眼睛，短短地吸了一口，一直吞到心頭，沒有讓一絲的煙回出來。

「奶奶……」他低聲的說。那是他痛快的表示，又並不恨誰。這一口煙吞下去，他的心頭的那東西便中了毒一樣，不大能作怪了。

「是連長把我急死啦！」張娃望了一望他的面孔，感動地說，不覺臉上露出笑容來，眼眶裏含着淚。

連長含着槍，也感動地點了點頭，又吞了兩口煙。現在他有了力了。他能稍稍指麾他的手足了。他的心頭的那東西彷彿已經死去，現在急切地需要的是充實牠的空虛。

吱吱吱……濃煙從槍桿裏一直通過他的喉嚨，在他的心頭盤旋着，刺戟着他的血管，填塞着那受傷的破洞。

「奶奶！林娃那傢伙呢？」他望了一望自己的衣服，忽然想到了林娃。他的衣服全是泥，這裏那裏還着了油漬一樣，一塊塊一團團的。

「是連長！他去找連附去啦！——這裏已經是金陡溝的東北頭，走到窩子外面，就能看見底下的溝，連附和他的隊伍應該不遠啦，連長！」

「好吧，快些燒煙！」

「是，連長！」

張娃先提了一支前門牌香煙給連長，給他點了火，便拿着杆子燒煙泡。他真能幹，什麼事情不待連長吩咐，就給做起來了。他還燒得一手好煙泡。連長看着他把手子黏了一點煙膏，滴溜溜的在火頭上轉着，一點不會燃燒，只見那煙膏被炙得膨脹起來像燈籠一樣，這時便很靈活地用他的拇指，食指或中指輕輕地搓捻着，在手心裏滾着擦着，又黏了一點煙膏，在火頭上轉着炙着。兩次三次，煙泡漸漸大了，他便趁着熱把牠裝在葫蘆上，隨手拔出了杆子。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用力的吸着，張娃一手扶着槍杆，一手用杆子輕輕地撥動着煙泡。牠很靈活，正合着吱吱吱的節拍，彷彿在那上面跳着舞似的。

現在連長的口邊鼻子裏，都噴出煙來了，那也是灰黃的顏色，正和天空與田野一樣。只有從那葫蘆上偶然吹出來的煙帶上青色，但牠盤旋着盤旋着，也就很快的消失在迷漫的灰黃色的煙霧中。

連長坐起來了。張娃給了他一杯開水，又給他點了一支香烟，仍跪在氈上燒着煙泡。連長的心頭現在已去了三分之一的空虛。他一面吸着紙烟，一面想到了戰事，喃喃的說：

「居高臨下……又趁着北風……」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咱們一定打勝仗的……可是，到現在不聽見一點槍聲——說不定土匪已經跑走，咱們的隊伍趕過去了吧？」——林娃快要回來啦

……
「快些燒吧，香烟真沒勁！」

張娃很快的又把烟泡燒好了

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吞了一口很長的烟，閉上了眼睛，一動不動的躺着，好像在細細地領受那甜蜜的烟的滋味，陶醉地沉思着快樂的過去的一葉。

窯子裏滿是朦朧的烟霧，如同窯子外面的灰霧一樣。但這裏是培養生命的煖房，快樂的搖床，世界雖大，却是抵不過這幾尺寬的土窯的。

現在連長的心頭愈加充實了，空虛的破洞漸漸狹窄起來，快要彌縫了。再有兩盅有力的烟，他便可騎上馬，和出發時一樣的精神。

「燒一盅烟灰，張娃！勁大得多啦！」他一面說着，又坐了起來，口裏含着香烟，開始拍着衣上的灰土。

「奶奶……漿子一樣！」他拍着搓着，那一團團的油漬似的灰土好不容易去掉。牠真的和漿子一樣，即使是乾的，一着到衣上便緊緊的黏住了。

張娃拔出了葫蘆，用剗子杆子挖着剔着，倒出很多的烟灰在小盅裏，隨後又把牠搗磨了一會，重新把葫蘆套在槍杆上。

連長已經放棄了他身上的灰土，又倒在烟盤旁靜靜的望着。張娃用杆子挑了一次烟膏燒着捻着，隨後就只往盅子裏挑烟灰。

「勁大得多啦！」連長喃喃的說，像歡樂地而又飢渴地起了一陣垂涎。隨後撫摸着那支發着光的紅黑色的槍杆，又繼續的說：「十五年啦……十五年啦……老朋友！」

「是連長！」張娃應聲說。他雖然還只跟了他兩年半，他可是知道連長的話是非常實在的。單在這兩年半裏，連長就沒有一天，沒有一夜離開過牠。牠總是常在他的手裏，他的身邊。連長家裏有着兩個太太，生得並非不漂亮，連長却沒有像對這支

槍的親熱，有時太太來找他，他還竭力的躲避着她們。他簡直比孔夫子還規矩，怎麼漂亮的女人，都不能打動他的心。

「女人一點沒有意思，只有這纔是好朋友！」連長常常這樣說，指着這一支槍。砰！

槍聲忽然響了。像是在不遠的金陡溝裏，

張娃丟了烟泡，驚愕地站了起來。

「連長……」

連長的面上也掠過了一陣陰影。

但是立刻就寂然了。只有風在外面呼號着。

「慌什麼！趕快燒吧！——不是風聲，就是咱們的放哨！」

「是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

「奶奶！我還不知道嗎？幹你的！」連長睜着眼說，頗有點憤怒的樣子。

「是連長……」張娃回答着，又跪下去繼續燒那烟泡。

可是張娃的心沒有定，胡亂地想着；那明明是槍聲，而且就在很近的地方。軍隊的還是土匪的呢？軍隊指定的地方是在溝的那一頭，離開這裏還有三四里路，怎麼會放哨到這裏來呢？要是軍隊，他們一定在這邊山坡上，應該早就看見土窰外的那兩匹馬。連長的馬，大家是認識的，就應該有人到土窰裏來了。而且林娃去了——這許久沒有回來，這明明是這附近沒有軍隊……

張娃手不覺起了一陣戰慄，彷彿土匪已經從溝下上了坡一樣。

雖然這土窰是冬溫夏涼的，但到底還在寒冷的冬天的氣候裏。他的手中的烟泡插上烟眼就很快的冷了，失去了粘性，隨着杆子離開了烟眼。——他必須從新在火頭上燒着，在手心裏滾擦着，再在火頭上燒熱，插到烟眼裏去。

但這時他又聽見了外面的聲音，而好像是誰在低聲喊着似的。於是烟泡又冷了，他必須再燒過一次。

「奶奶」連長生氣了，「你這傢伙這樣沒用——咱們一個人一支槍就當得那土匪十來個人，現在去了這許多人，還怕趕不走那些傢伙嗎？咱們居高臨下，怎麼上得來！」

連長可真急了，看着張娃兩次三次的裝不上烟泡。他的心頭雖然已經充實了許多，但那裏可還有一個窟窿似的地方，沒有合起來，所以他還仍然飢渴着似的好過。他必須再吸上兩盅，纔能完全填實那窟窿。

「連長！讓我去看一看吧……我明明聽見有人低低的喊着近來啦……」張娃裝好煙，站起來，拿着盒子槍出去了。

「奶奶……管你鳥事……明明是風聲。」連長接着，又吱吱吸了起來。

「連長！張娃很快的回來了，臉色非常蒼白，一時說不出話來。」

「怎麼啦……大驚小怪的做什麼？」

「旗子……土匪……快走上坡啦！」

「沒事！沒事！……走得高跌得低！……讓我吃飽了煙！……你就在門口望着！」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連長狠狠的吸着。打仗並不怕，只要他吸飽了煙。煙灰的勁大多了，再是一盅，他的心頭便可完全充實了。那窟窿是必須先填得結結實實的。

「連長！……他們快上坡啦！……開槍嗎？」

「不慌！……聽我的命令！」他說着，蹲了起來，自己燒了。

「走吧！……連長！……趕緊！……兩個人上坡啦！」張娃說着走進來扯住了連長的手臂。

「奶奶！……上來了更好！……」他推開了張娃的手。

「十幾個人！……上來啦！……連長趕緊走！……」張娃又站到門邊慌張地望着。

着。

「你去備馬，不要給他們看見，我立刻就來啦！」連長一面說，一面仍在火頭上

燒着煙泡，用兩指捻着搓着，在手心裏滾着擦着。他的手段比張娃高明得多了，裝到槍眼上決不會落下來。

吱吱吱……吱吱……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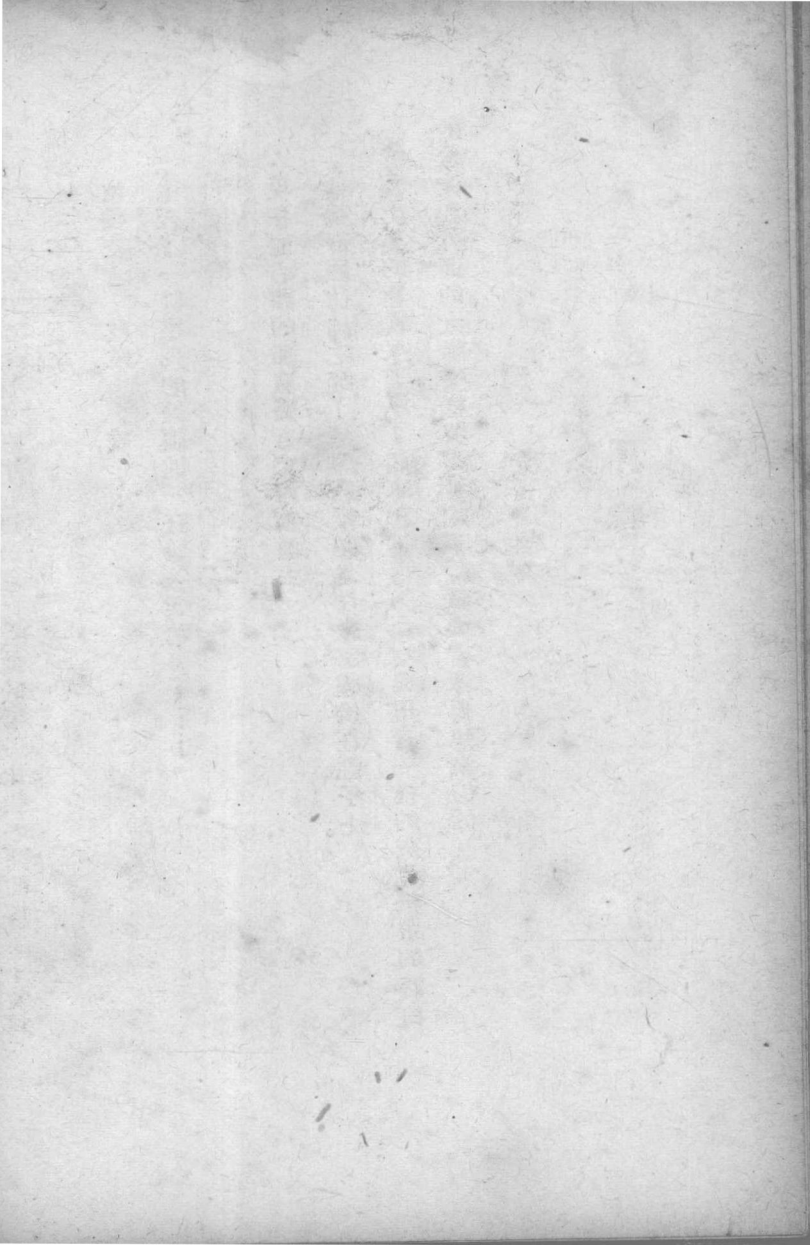
他吸了一口很長的煙，讓牠一直通過喉嚨裏了……

砰！

現在他心頭的那窟窿有東西塞進去了。

他很舒服。彷彿吃醉了酒似的，朦朧地閉上眼，睡倒在氈子上。

窰土裏的煙霧又濃厚了起來，和外面的天空與田野一樣的灰黃。紙罩的淡白的燈光和外面的太陽一樣，哭喪着臉，不時戰慄着，像要熄滅似的。



鼠牙

「我的穀子少啦！」

一天早上，阿德哥到穀倉裏來拿穀子的時候，湊巧碰到阿長嫂也在那裏拿穀子。她看見他進去，不打一個招呼，劈頭就是這末一句，眼光銳利地釘住了他，彷彿在懷疑着那沒良心的勾當是他幹的一樣。

阿德哥氣忿地揭開自己的穀倉，裏面一個角落裏，周圍約有三寸寬，凹下了寸把深；——他的穀子可真的少了！

這在十天前的時候，是和外邊一樣平的，甚至可以說，還要高了一點，因為他總是就近

邊的拿，拿不到裏面去。若說是外來的賊，一定夜裏進來，成籬成担的偷了，決不止這一點；偷到了手，便得開開大門抬出去挑出去。然而大門是他開關的，可沒有一天早上不好好關着。裏面的賊呢，別的人家沒有婚喪大事，也沒有龔穀做衣服，沒有緣由進祖堂。穀倉就在祖堂的後面，不走祖堂是沒有別的路的。後堂只有他和阿長嫂兩家有份，別人家即使進了祖堂，又誰敢走進後堂呢，況且他們都在那裏放着穀倉？

他這樣想着，腳底下忽然踏到了一粒一粒的穀子。低下頭去，他看見在他的穀倉和阿長嫂的穀倉中間，散落着很多的穀子。阿德哥抬起頭來，也用銳利的眼光釘住了她，氣忿的說：

「鬼偷的！」

「可不是鬼偷的是什麼！」阿長嫂撇一撇嘴，惡意地笑了一笑。

這嘴臉叫他受不了，倘若阿長嫂是男人，他早已拍的一個耳光打過去了。——

然而她是女人，阿德哥只得按捺住了。

「大家鎖起來！」

「你鎖吧！我是孤孀，不怕人家吃掉我……」

他跳起來了。

「你不鎖，我也不鎖！我也不怕人家吃掉我！」他氣得穀子也不拿，丟着籮走了。

「明明是他拿了我的，故意把裏面的扒一點到外邊，又假裝着她自己的穀子也少啦！」他回到家裏，氣洶洶對他的妻子說，「少了穀子還不要緊，我阿德活了四十多歲，今天却被那惡婆誣做賊看啦！」

「她仗着孤孀的勢，你怕她，我就不怕……」阿德嫂咬着牙齒說。要不是她的大女兒阿珍拚命扯住她，她便跑到阿長嫂那邊去了。

阿德哥的房子是在祖堂的西邊，前後兩間。阿長嫂的在東邊，也是前後兩間。後堂正在他們兩家的後房的中間。後堂外的一個院子，是兩家有份的。他們的曾祖父這樣的分給他們的祖父，祖父傳給了他們的父親，父親又傳給了他們。他們都是三

代單了。阿長哥已在三年前死了，只剩下阿長嫂和一個十三歲的兒子阿生。阿德哥這邊倒有兩個女的，兩個男的。自從阿長哥死後，阿長嫂時常到阿德哥家裏來麻煩，今天討這樣，明天借那樣，還時時哽哽咽咽的訴苦，說她窮，過不得日子。阿德嫂早就夠討厭她了。論財產，阿長嫂的田比她多。論人口，比她少。論家事，比她清閒。然而阿長嫂還不知足，老是借着孤孀爲名，想從她這裏拿些什麼東西去。一隻碗，一根草，都要借，借去了就不歸還。

「現在又拿我們的穀子啦！」阿德嫂對着阿德哥狠狠的說，「都是你這老不死，老是說算啦算啦，她是孤孀！你得了她什麼好處……我可不答應！再不准借什麼給她——一根草也不答應……阿嫂，阿嫂，少喊些吧！真肉麻……」

「算啦，算啦！好好的同你說，老是先自己吵起來——你想個什麼方法，穀子不
再少呢？她可不願意我們鎖起來。」

「不中用的男人！到你的田裏去吧！我自有的辦法的！」

第二天早上，阿德嫂牀邊的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從這洞裏，可以望到後堂的兩個穀倉。

「偷吧！偷偷啦！」她故意大聲的說着。

這時後堂那邊忽然發出聲音來了，好像是切切的語聲，蹣跚着腳走路聲。

阿德嫂跪在牀上，貼着板壁，貫注了精神，往後堂的上下左右搜查着。

「媽……」後堂那邊有小孩子在叫。

阿德嫂忽然看見了那邊板壁上也有了一個小小的洞，洞邊正貼着一隻靈活發光的孩子的眼睛，隨後脚步響，那邊就換了一隻大人的眼睛，惡狠狠地正對着她這邊望着。

「還不是做賊心虛！早已在那邊挖了洞探望啦！」阿德嫂心裏想，禁不住重重地拍着板壁，尖着嘴，像趕什麼似的，發出一種聲音來：

「嗤~~~~~」

那邊阿長嫂也拍了一下板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噓~~~~」

「鬼偷我的穀子！」阿德嫂罵了。

「畜生偷的！」阿長嫂在那邊應着。「吃了我的穀子爛舌根！」

「偷穀子的爛肚腸短命鬼！」阿德嫂在這邊拍着手掌。

「斷子絕孫！」阿長嫂在那邊拍着床沿。

二

有一夜，阿德嫂突然把阿德哥推醒了。

「賊又在後堂偷穀啦！」她低聲的說。

阿德哥沒有聽清楚，只聽見一點尾聲，隨後就很靜寂。他們屏息的過了一會，後

堂裏的聲音又起了。像是脚步声，開穀倉聲，舂穀子，倒穀子聲。

「媽！小孩子的低低的叫聲。」

「不要做聲！輕輕的！」阿長嫂的很輕的聲音。

「你看！還不是那孤孀……」阿德嫂附着她丈夫的耳朵說。

於是他們秘密起來了，不點燈，也不穿鞋子，輕輕的開了門，一個往後堂外的院子，一個往祖堂的門口。阿德嫂相信阿長嫂一定從祖堂進來，阿德哥是男人，有點不便，所以她獨自當了那一路。

這一夜正是秋盡冬來的月底，天氣很不好，外面漆黑的什麼也不看見。阿德嫂很小心的躡着腳摸索了過去。

「做賊方便，捉賊可也方便……現在可落在我的手裏，怎樣也逃不掉啦！」她暗暗想着，心裏非常的痛快。

出了前房，轉了一個灣，阿德嫂漸漸走近祖堂的門口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聽

見她自己心頭的跳動的聲音。

她摸到了祖堂簷口的第一根柱子。

她知道祖堂兩邊的門都是上着門的，只有中間的兩扇可以進出，她便叉着手斜對着中門攔了過去。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伸了過來，正觸着了她的手……

「賊……啊……」她驚駭地發出了尖利的叫聲，退倒了幾步，無意中彷彿覺得那賊是一個可怕的男人一樣。

就在同一個時候，那隻冰冷的手也驚駭地倒退了幾步，發出戰慄的聲音：

「賊……啊！」

阿德嫂清醒過來了。那是阿長嫂的聲音，一點也不錯。果然是她！阿德嫂又立刻胆壯起來，惡狠地向那發聲音的地方撲了過去。

這時阿長嫂也已對着她這邊撲了過來。

兩個人抱住了腰，攔住了手，你揪我，我揪你的攪做了一團，一面叫着捉賊，隨後就倒在地上滾着打着。

同時，後院裏的喊聲也起了。阿德哥在黑暗中追逐着阿生，阿生在躲着罵着，都喊着捉賊。

阿德哥的一家人點着燈起來了，大門內同住的鄰居們也起來了。有的背着棍子，有的拿着刀，都大喊着捉賊，往祖堂前和祖堂後奔了去。

「賊在那裏？」

「不要放他走！」

「綁起來！」

「打打打！」

有些人叫着尋着找着，有些人躲在被窩裏喊着助威，鬧得隔牆的鄰居們也點着燈起來了。

「捉到了嗎？」隔壁有人問着。

但是等到拿着燈籠走近祖堂和後院裏，大家都驚愕地呆住了。

阿德嫂和阿長嫂在地上滾着，打着，撕着，衣服都破了，臉上手腕上流着血。那邊是阿德哥和阿生撲來跳去的追着罵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賊沒有捉到，却自己先打起來啦！」惠生房長大聲的問着。

「她就是賊……她偷我的穀子……」阿德嫂一面撕打着，一面叫着說。

「她偷我的穀子……她是賊……」阿長嫂叫着說。

「唉，真沒道理！有話好好說！你們兩個人發瘋了嗎？」

「放手！放手！大家放手！」

幾個女人叫着，勸着，好不容易纔把她們扯開了。但是她們還拍着手掌不息的

罵着。

「好啦，好啦！到後堂去看！」惠生房長提着燈籠走近了祖堂的門邊。門關得緊緊的。惠生房長拉着開來，便嗚嗚的響了。

「真是發瘋啦！」他喃喃的說着，「門關得好好的，誰進過祖堂！」

「我聽見她在裏面！」然而阿德嫂和阿長嫂都這樣說。

後堂門也關着。裏面並沒有什麼痕跡。揭開穀倉來看，兩邊都說少了。

「你們看吧，我用穀扒畫的記號在這裏！」

「你們看這地上的穀就知道，不是從我這邊到她那邊？」

「我看你們都弄錯啦，」惠生房長搖着頭說，「半夜三更，好冷的天氣，害得大家睡不得！她們是女人，阿德，難道你也這樣胡塗嗎？哼！明天把那一隻角爬開來看看吧，你們就會明白的！」

「房長的話不錯！那很像是老鼠偷的！」

「我從前的穀倉也正是這樣房長的話很對！」

大家說着勸着，推的推扯的扯，總算都回去睡了。

三

「那裏有這許多老鼠——還不是她那邊過來的！」阿德嫂氣忿的說。

三天後，她從妹夫家裏捉來了一隻小貓。牠咪咪的叫着，長着一身很美的玳瑁毛。「冬狗夏貓」牠正是在夏天裏生的，會捉老鼠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阿德嫂房裏也來了一隻貓。牠的叫聲宏亮而且兇惡，苗烏苗烏的叫着，却是一隻老貓。

過了幾天，阿德嫂把繩子一鬆，牠就首先跑到阿德嫂這邊來。那真是一隻可怕的老貓，貓野貓似的，又大又黑，兩隻眼睛和狐狸的一樣，炯炯地發着可怕的光。阿德嫂的小貓見着牠就嚇得躲藏起來。

後堂裏的老鼠現在不安了，時常吱吱的叫着，成羣的奔跑着，逃到阿德嫂這邊的樓上來，樓板上像有幾十個人在那裏跑着，樓板就要穿了似的。

「現在老鼠要給牠捉光啦！」阿德哥高興的說。

但是阿德嫂却不相信這個，她覺得這於她家更不利。

「那裏捉得光！」她撇一撇嘴說，「你看吧，牠把那邊的老鼠全趕到我們這邊來啦！」

阿德嫂的預料很準確，從前她家樓上很少老鼠的動靜，現在一天比一天鬧了。那隻老貓一到夜裏很少到這邊來，只在阿長嫂那邊苗苗的叫着，不大管這邊。這邊的小貓年紀輕，只會咪咪的叫，老是捉不到一個老鼠，日子多了，在樓上的老鼠愈加胆子大了。

勒勒勒，噶噶噶……

牠們在樓上咬着櫃子，櫥子。

叮咚叮咚，乒乒乒……

牠們掀着桶蓋。

有時牠們又咯轆轆的滾着什麼。

每夜，阿德嫂眼睛纔閉上，樓上的響聲就發作了。她喚着貓，小貓咪咪答應了幾句，樓上也就沉寂了一會。但等她朦朧地又將開始做夢的時候，樓上的響聲又起了。

「這怎麼過日子呀！」阿德嫂氣得拍着床大罵起來，「都是那鬼東西把老鼠統統趕到這邊來啦！」

於是睡在她身邊的三歲男孩就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得哭了，接着便是那六歲的女孩也哭了起來。

這時阿德哥和那兩個孩子也睡不熟了。他嘆着氣，埋怨似的說：

「阿呀，算啦，算啦！你這麼一來，就天翻地覆啦！我白天要到田裏去作工的哩！給我好好的睡吧！」

「難道我白天不要煮飯，洗衣，喂奶？——我幾時白天睡過覺嗎？我不愛在夜裏睡覺嗎？哼！誰弄的我們天翻地覆的！你得了她什麼好處，不怪她倒來怪我……」

「又來啦！……老是這麼一套……明天再說吧……」

「這許多老鼠，你總要想一個法子啦……」

「忍耐一點吧，小貓大了就有辦法的……」

「老是小貓小貓，虧你一個男子漢還抵不上一隻小貓！」

「阿呀！算啦，算啦！我說！」阿德哥終於因了日間過度的疲勞，打着呵欠睡熟了。阿德嫂也夠疲乏了，口裏咒詛着，也漸漸睡熟了去，夢中猶聽見老鼠的各種各

樣的響聲。

樓上本是堆積東西的地方，現在各樣東西都破的破，爛的爛了，不是在這裏給你咬上幾口，就在那裏給你啃幾下。籬及稻繩，畚斗和風箱，幾乎都不能用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阿德嫂一走到樓上就像發瘋似的團團轉了起來。

這裏那裏全是尿燥臭，真叫她作嘔。

「給那鬼東西害的夠啦！害的夠啦！」

然而這事情似乎還不止如此，阿德嫂這邊是一禍未除，一禍又來了。

那就是那隻老貓。

牠現在只揀着白天來了，好像牠第一步驅逐老鼠到這邊來的使命已經完成，接着就開始牠的第二步的工作。

牠追逐着小貓，又追逐着小雞。一天，竟把阿德嫂的一隻小雞趕到了陰溝洞裏，死在那裏。阿長嫂很像故意不喂牠，所以牠總是餓鬼似的跑到這邊來搶小貓的飯碗。這還不夠，牠還要頂食罩，開櫥門，推鍋蓋，翻瓶飯。

碎浪，碎浪……

牠時常打破阿德嫂家裏的碗盞。

「你這畜生，我和你前生結了什麼冤呀！你要這樣作弄我！」阿德嫂跳叫着，

幾次背了門鬥追打牠。

然而牠並不怕。牠跑的快，跳的高。無論阿德嫂家裏的人怎樣追打牠，一個不注意，牠又在翻碗盞找食物了。

「我不結果你這狗命，我不是人！」阿德嫂發誓說。

她不再趕牠了，她想着種種的方法，要捉到牠。

於是，這老貓終於給她捉到了。

她故意在食罩下擺下幾塊連骨帶肉的魚，用一根小棍子支起了食罩的一邊，讓牠剛剛可以進去，但在食罩上却壓着一條很重的硬木方凳，足足有十來斤重。

浜……

老貓一進食罩，觸着小棍，食罩就壓了下來，只剩着一個尾巴在外面。

苗鳴！苗鳴！苗鳴……

牠大聲的號着。

阿德嫂便把牠捆了起來，拿着鐵鏈，當頭擊了下去。

老貓抖動幾下，不再響了。

當天晚上，牠被丟到了後牆外的田裏。

阿德嫂現在心裏痛快了。除去了老貓，好像已經除去了所有的老鼠一樣，她的小貓現在也出來趕老鼠了。她每天只喂牠一頓，而且只在中午，其餘的時候讓牠餓着去找老鼠。

她聽見牠在樓上狠命的追逐了幾夜，老鼠的聲音果然漸漸靜了。

吱，吱，吱，吱……

後堂裏漸漸熱鬧起來，又漸漸冷靜起來，彷彿在阿長嫂那邊吵鬧了。

她時常聽見阿長嫂在半夜裏咒罵的聲音，拍着床沿驅嚇老鼠的聲音。

「一報還一報！阿德嫂得意的說，「你會趕過來，我會趕過去！」

然而老鼠趕走沒多天，阿德嫂的小貓也不回來了。

苗
~~~~  
苗  
~~~~

阿德嫂的大女兒聽見牠在阿長嫂的廚房裏悽慘地叫了兩聲，以後便寂然。
第二天，阿德哥在後牆外的田裏找到了小貓的屍體。

四

「沒有辦法的算啦算啦！」阿德哥說，「忍耐一點吧！」

「你叫我受罷，倒叫她去快活嗎？」

「大家一樣的。這邊有老鼠，那邊不會沒有。老鼠不是死東西。你仔細的聽吧，牠還不是在叫着趕着——真要只是我們這裏有，也是見得我們的興旺，所以趕不走牠們。你不記得從前林家阿嬸怎樣說的嗎？她說她家裏火燒前半個月，就不聽見一隻老鼠的聲響，牠們已經先搬了家啦！我祖父也常說，那一家老鼠多，那一家必定興

旺，老鼠是有靈性的……這樣想想吧，做什麼要自尋苦惱呢……」

「好呀，好呀！你終是給她辯護！給人家弄得天翻地覆，也是我自尋苦惱——我以後不管啦？無論什麼事情不要來問我……」

「又生氣啦！阿呀！就算我說錯了好嗎？」

「你會錯嗎？你不會錯！都是我！不是我！我不怪你！就是老鼠原來弄不光的，既然越多越好，就讓牠們來吧！把我的飯讓給了牠們也好，牠們纔會生兒子，纔會叫你家裏興旺哩……」

「好啦，好啦！睡吧，明天再說！不要生氣啦！」阿德哥陪着小心，纔按住了阿德嫂的氣。

可是阿德嫂也真的不想管了，反正是弄牠們不完的。牠們會跑，會生，又狡猾。

「讓牠們去！就讓牠們去！橫直這邊沒有啦，那邊也會過來的。這邊多了起來，也怕不到那邊去！」

「這話對啦！」阿德哥說，「老鼠到底是小東西，無論怎樣多，也吃不了好多東西，咬不爛好大的孔。難怕牠一千個一萬個，也比不上我們一個人。那一家沒有老鼠！讓牠們去吧！晚上睡不熟，慢慢會慣的。」

這話果然不錯，不久以後，大家也就漸漸慣了。不但這邊如此，阿長嫂那邊也不再拍床聲，咒罵聲，斥逐聲了。

老鼠們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快樂，從這裏到那裏，從那裏到這裏，掘着洞，繁育着子孫，找食物，耍把戲，毫無忌憚了。牠們最先只在樓上走動，隨後走到樓下來了。最先只在夜裏出現，隨後白天裏也出現了。

吱吱吱，吱吱吱……

慢慢走到阿德嫂身邊來了。

「咦！這東西倒也怪好玩！見着人便發抖，急急忙忙喘着氣！」阿德嫂不覺笑了起來。「其實我要想捉你，也沒法的，怕什麼！」

然而阿德嫂雖然對牠們客氣，牠們却仍懷疑着阿德嫂，瞥見她的目光，便刷的溜走了。

牠們生來便聰明，曉得把尾巴伸到瓶裏去偷油，曉得抱着蛋仰臥在地上，讓別的鼠兒含着尾巴走。阿德嫂起初不相信，以後真的給她見到了。

「這些小東西倒也看輕不得！」她喃喃的說。

牠們的窠在那裏，阿德嫂總是找不到，牠們一會兒從床下出來，一會兒從牆壁裏出來，又一會兒從簷下出來，很像到處都是牠們的窠，也很像到處都不是牠們的窠。

「能不咬爛東西就好啦！」阿德嫂說。

但是這一點，牠們絕對做不到，無論阿德嫂怎樣對牠們好，牠們常常咬破她的箱子，櫃子，抽屜，衣袋。

勒勒勒，勒勒勒……

老是啃咬着什麼，像在磨牙齒似的。

有時沙沙沙，沙沙沙，好像誰在梳頭。

有時又格格格，格格格，像木匠在鉗板壁上的舊釘子。

有時又像鬼在走路，鬼在開門，那樣的輕。

即使在白天，牠們也很少休息。牠們的慾望永不會滿足，無論吃的東西是怎樣的多，總是連一粒米，一層殼也給搬了走。

阿德嫂相信自己的脚上是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的，除了那難聞的氣息。然而有一夜當她睡熟的時候，牠們竟把她的襪子咬破了。

「什麼東西呀，脚根上癢癢的！」她伸了一伸脚，就有一個老鼠從她的被窩上跳了過去。她摸一摸脚，那厚層層的襪子已經給咬了一個大洞。

「少叫人討厭一點不好嗎，鬼東西！」阿德嫂不由得又生了一點氣。

但是過了不久的一個夜裏，她那個六歲的孩子忽然從睡夢中號洩大哭起來。

了。她燃着了火柴，一眼瞥見兩個大老鼠從他床上跳了下來。

「怎麼啦，阿寶？」

「老虎，老虎咬我哪！」他叫着哭着，捧住了自己的頭。

「瞎說！是老鼠，怕什麼！」

「阿呀呀！嚇殺啦媽……我看見一隻很大的老虎，不是老鼠呀……牠咬我的頭皮哩……颼颼颼……」

阿德嫂非常生氣了。孩子近來生了癩頭，老鼠居然還要磨難他，把他的頭皮啃得紅紅的，又痛又癢。這倒不要緊，孩子却因此吃了嚇，生起病來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她對着阿德哥說，「都是你這老傢伙勸我不要捉老鼠，現在老鼠咬起人來啦！老鼠是你的祖宗嗎？你這樣保護牠，你去做牠們的孝子吧！我可答應！」

「哈哈哈哈哈……」阿長嫂忽然在那邊大笑起來，像聽見了這邊的話。

阿德嫂的血管都綻漲得快炸裂了。

「慢些高興吧！看老娘要你的狗命！」她咬着牙齒，拍着板壁，罵着說。

「笑不得嗎？畜生！」阿德嫂也就在那邊拍着桌子回答了。「怪不得愛咬人，原

來你是老鼠的臭婆娘！」

「儘管笑吧！看老娘剖你的肚腸！」

「儘管咬吧！看老娘割你的舌根！」

「……」

五

現在阿德嫂把所有的氣恨都歸在老鼠們的身上了。她咬着牙齒，親自到城裏買了一隻鐵絲籠來，恨不得把所有的老鼠一夜捉光，一隻一隻的剖開肚子來。

她在那鐵絲籠的機關鈎子上扎了一段臘燭，扣住了籠的門，一聲不響的擺在樓上，下來預備好了兩枚長釘，一個鐵鎚，一把刀子。晚上坐在床上靜靜的等待着聲響。

砰……噶隆！噶隆！……

果然不多時候，一隻很大的老鼠給關在籠裏了。

阿德嫂馬上把牠連籠子帶到了樓下。

「現在要剖你的肚子啦！」她故意大聲的叫着，想叫那邊的阿長嫂聽見。「拿刀子來釘子鐵鎚！」

老鼠在籠裏東西亂撞着，發着抖，牠的眼光顯得可憐的哀求的樣子。

「求也沒用啦！誰叫你不認得老娘！」

她先用小木棍插到籠子裏按住了老鼠，隨後就從鐵絲網的眼裏插進一枚長釘去，剛剛對準着牠的尾巴的上部，用鐵鎚敲了下去。

吱吱，吱吱……

牠微弱的叫了起來。

「現在你可哭啦！」她大聲的說，「笑吧！爲什麼不笑了呀？再痛快的笑給我聽聽吧！你的笑聲真好聽！那一個聽見了你的聲音，不給你迷倒呢？——你！你原來還是一個雌的！你的丈夫那裏去了呢？你還會生孩子嗎？讓我剖開肚子來看一看吧，看你到底有幾根劣肚腸，幾顆黑心！」

篤篤篤！

她又在牠的耳朵上敲下了一枚釘。

「現在你聽見我說的什麼了嗎？聽呀！用你那一隻耳朵！老娘是不怕你逃走啦！——慢慢的來！」

她說着開了籠的門，把那一把舊小刀對着牠肚子上切了下去。

那是一把生鏽的沒有尖鋒的小刀，長久不會用過，現在只壓扁了牠的肚子，却

沒有刺破一點皮，只壓得牠吱吱叫着，抖動着，搖着脚。

「笑吧！笑吧！打過哈哈呀！」

阿德哥看得難受起來了。他的心跳得很利害。雖然是一個男子，他總覺得這樣太殘忍了。

「阿呀！算了吧！早點結果牠算了吧！」他皺着眉頭，說。

「還要剖肚子！看牠有幾顆黑心！」

「算啦，算啦！丟出去吧！」

「不要剖肚子嗎？不剖肚子，就再在肚子上加上一枚釘子，讓牠慢慢的笑着死——阿呀！好不痛快！笑破肚子——去！再拿一枚釘子來！」

於是刀子抽開，第三枚釘子對着肚子下去，肚漿迸了出來。老鼠抖動了幾下，不再吱吱的叫了。

「咦，爲什麼不笑了呢！太爽快了嗎！——還會動！抖着脚……！」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鼠已經僵硬。阿德嫂把牠丟到後牆外，叫大女兒洗淨了鐵絲籠，晒乾了，用火熏去了氣味，又扎上一段臘燭，把牠放在樓上，等第二個老鼠的來到。

砰……

當天晚上，又聽見鐵絲籠突然闖上了。

但那是阿長嫂那邊的一隻。

「現在你也在我手裏了吧？你這臭婆娘！」

阿德嫂聽見阿長嫂在那邊大聲的說。

「現在要割你的舌根啦！——你真會罵人，割掉了你的舌根，看你還會罵人不會……拿釘子來！鐵鎚！刀子……不要哭！再罵一個痛快吧……你反正很會生孩子，現在你也可以到地獄裏去啦……你要是怪你命薄，下世不要再嫁給鼠子鼠孫……」

篤篤篤……

敲鐵釘的聲音。

「爽快嗎？罵呀！怎麼不罵啦？——再來一枚釘子……」

篤篤篤！

「慢慢的死！臭婆娘……」

阿德嫂氣得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她往被窩裏一鑽，緊緊地捫住了耳朵。待到那邊完全靜寂了，她纔鑽出頭來。

這一夜裏，她沒有合上眼睛，她一肚子的氣沒有地方發洩，想再找個老鼠來報復，只是聽不到鐵絲籠的關闔聲，只聽到老鼠們在樓上樓下的厮鬧聲。

三天五天過去了，老鼠仍沒有捉到。牠們顯然懂得了那鐵絲籠的利害，不再上當了。

「三角大洋換一隻老鼠！」阿德嫂忿忿的說，「這太不值得啦！太不值得啦！」

她越想越氣，忽然想到了一樣可怕的辦法。

「砒霜！砒霜！只有砒霜一次可以毒死許多老鼠！」

「那不行！」阿德哥固執的說，「一個不小心，我們自己中了毒，怎麼辦呢？老鼠是爬來爬去的！」

「怕什麼！我們吃的東西小心一點就是！米缸，食罩壓得緊一點。只有這樣纔出得我的氣！」

「算了吧！一隻老鼠也到底有一條命呢！」

「又來啦！你又要保護牠們啦！——我不管這些！」

阿德嫂終於設法買到了砒霜了。

她做了幾個包子，用砒霜拌着來做餡子，一聲不響的放到樓上。

當天晚上，樓上的老鼠果然特別忙碌起來了。吱吱吱，吱吱吱，叫着不休，像在歡呼，像在爭奪，像在搬運。

「現在可上了大當啦！」阿德嫂心裏想，不覺暗暗的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她便走到樓上去看。

包子一個也沒有了。

然而餡子却一團一團的在地板上。

「這東西真可惡！」阿德嫂驚訝地叫着說，「又白費了一番心血，一些錢！怎麼牠們知道這是吃不得的呢？」

她細細看那些餡子，幾乎連牙齒都沒有觸着過的一樣。有些餡子的外面，還剩着一層薄薄的麵皮，有些却是單剩下了餡子。

「可是到底不聰明！」她忽而又高興的說，「近餡子的麵皮上都是粘了不少砒霜的！連那一層麵皮一起吃下去的，怕不見得不毒死吧！」

她得意地掃除了餡子，便拿着畚箕往池邊去傾倒。
刷！

她忽然瞥見了一個很大的老鼠從池邊竄了過來，鑽進了牆脚下。牠的口中含着一塊白色的東西，很像就是那包子。她細細檢查牠走過的地方，有着細小的濕印。「這做什麼呢？」她想，輕輕的走近了池邊。

刷！

又是一隻大老鼠，含着一塊白的包子，從她身邊掠了過去，地上依然有點潮濕。她隱在柳樹下，屏息地偷望到池水邊。

靠近埠頭的一角灘上，有兩個老鼠在水邊動着，嘴裏咬着一塊包子，在水面搖蕩了兩下，就刷的竄上了岸。

「這鬼東西！」阿德嫂立刻走到那裏去看，水面上還浮動着粉屑。「牠們曉得把砒霜洗掉啦！」

同時，阿德嫂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她想到了她家裏的人吃的正是這池裏的水。淘米，洗菜，全是在這裏，她的大女

兒剛纔還在這裏淘了米，隨手帶了一桶水去的。

「早飯不要吃啦！不要吃啦！……有毒！有毒！」

她大聲的喊着，三步做兩步跑的奔回了家裏。

六

阿德嫂的面上忽然發現了兩顆老鼠疣。一顆在正中的前額上，一顆在左邊太陽穴的旁邊。這一向她只是忙着捉老鼠，沒有注意到什麼時候長的老鼠疣，現在却已長得很高，和米一樣大了。太陽穴旁邊的一顆倒還不要緊，前額上的一顆是最容易給人家看見的。

她的大女兒生了四顆，都在頭皮上。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已經扣爛了好幾次，但却越長越大了。

「這真糟啦！不早点弄掉牠，越長越大，越長越多，怎麼辦呀？」

「我早就說過，老鼠這東西是不好惹的！」阿德哥嘆息着說，「那是多麼有靈性的東西！牠現來對我們報復啦！誰又曉得牠以後會不會在我們的食物裏撒下一些比這還利害的毒藥呢！黑鼠症不也是牠撒下的毒嗎？北山下何家村的一家人家不是全都死光啦？……阿呀！說起來真可怕！只有五六天沒有什麼藥可醫……」

阿德嫂聽着楞住了。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那事情，是她知道的。老鼠並不是以前沒有，然而自從養貓起，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說老鼠有靈性，會報復，這一向的事實已給了她很大的證明。她不覺有點恐慌了。

「依你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我聽見人家說過：你給牠靜一夜，牠給你靜一年。●不再害牠，牠也就不會害

● 浙江永康人指對待老鼠的諺語。

人的吧。」

阿德嫂呆住了。她做小孩的時候彷彿也聽見過這話，近來爲了那隔壁的對頭，却全不記得這些了。

「這東西是最會生的，牠要害你起來，一年生上幾萬頭，就連人都給牠吃掉啦！」

「瘋話！誰聽你的！總是你故意嚇人！」

但是阿德嫂雖然這樣說着，心裏也着實起了恐慌。

別的不說，單是那額上的老鼠疣，也就夠了。那就是沒有藥可醫的，只有用火燙。把一個銅錢套在老鼠疣上，點着一支香，吱吱，吱吱，燙了去，直到燙斷了根，唸的一聲爆裂纔住手，就像刺心的痛，失去了魂魄一般。

爲什麼老鼠要對她報復呢？她爲什麼和老鼠結下了怨仇的呢？——阿德嫂細細的想了。

她和老鼠，原來是無怨無仇的。都是那隔壁的對頭引起來。要不是那對頭疑她

偷穀子，她不會恨老鼠。要不是那對頭把老鼠趕到這邊來害她，她也不會養貓。要不是那對頭罵她們是鼠子鼠孫，她使不會買鐵絲籠買砒霜害老鼠。偷一點穀，咬爛一點東西，在她原來是並不覺得怎樣要緊的。老鼠向來就有，她以前並不恨牠，更不會想到害牠。即使當她捉到了老鼠，把牠活活釘死，實際上她心裏所釘的是那隔壁的對頭，也不是老鼠。

「我那裏有心害牠，還不是那孤孀逼出來的——她把牠們趕到這邊來，我現在客客氣氣的送還給她就是。」阿德嫂忽然想出了一個方法。

她現在再也不捉老鼠，不怪老鼠了。年底已到，全家都是喜洋洋的，做年糕，磨湯糰。她們有得吃，老鼠們也有得吃。到了正月初一，滿地都是瓜子花生的殼和肉，她不叫人動掃帚，專門留給老鼠們吃一個大飽。初二那一天，她命令着全家趁着天還沒黑，便上了床，不准點燈，不許做聲，在床上擺些臘燭的斷片，讓老鼠們取去做花燭。

「老鼠今晚上要把女兒嫁到那邊去啦！」她附着阿德哥的耳朵說。隨後她暗暗的禱告起來。

老鼠們果然依從了她的心意似的，這一夜特別的忙碌了。

她聽見牠們在切切的私語，在大聲的歡呼，搬嫁裝，抬花轎，放鞭炮，吹喇叭，打鑼鼓。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聲說：「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

往後堂裏走了過去，直到了阿長嫂那邊。

「哈哈！哈哈！」

第二天，大家都高興的笑了起來，相信她們已經送走了許多老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過了十天，正月十二那一天，阿長嫂却在廚房裏煮了一大鍋子的杏仁，隨

後端出來在後院子裏剝着皮。

「把這些皮丟到樓上樓下的地板上去，讓新娘子們做鳳冠。」

阿德嫂聽見她在那裏命令她的兒子說。

「把磨支起來，讓牠們吃一頓喜酒。」

阿長嫂又在那裏命令着她的兒子。

阿德嫂注意着她們，天還未黑，那邊就寂然無聲了。她們也一夜沒有點燈。●

「那東西又要把老鼠嫁過來啦！」阿德嫂憤怒的說。

「沒有的事！」阿德哥勸慰着說，「也許嫁到別的人家去的！我們不是對牠很好嗎？」

然而阿德嫂却放心不下，她已經聽見了老鼠們的嘈雜聲，漸漸往這邊走過來

● 依陝西邠陽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了，那是切切的私語聲，歡呼聲，搬嫁裝聲，抬花轎聲，放鞭炮聲，吹喇叭聲，打鑼鼓聲：

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的聲音說：

「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